尺牘新鈔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尺牘新鈔

(四)

周亮工輯

尺牘新鈔卷之十

顧若璞和知錢唐人上林署丞顧友白女督學黃寓庸長子文學東生婦　黃夫人臥月軒合集

示諸兒

予自萬曆丙午歸汝父。遂涉歷家事。廿有六年。中間辛苦備嘗。風波遍歷。予惟是兢兢業業。祇作敗闕敢失墜。以無誤祖宗立法。以無貽父母憂者。豈好爲是勞哉。亦緣汝父生十月而祖母見背。至我歸時。貧與病合。處世艱阻。事非一端。且彌留之際。止囑終事惟儉。善教汝輩。以繼書香。善事祖父。以續己事親不終之罪。我固一遵先志。較前十三年中。更翼翼小心。如臨深履冰。常恐折足而覆先人之業。至于祖父逝後。多少風波。寡婦孤兒。所不能對人言者。未易一一數也。予于壬子生燦兒。于甲寅生煒兒。兩兒止見其生于仕宦之家。長而居處晏如。衣食粗給。幾不知有困苦事。豈知而母之拮据卒瘏。以僅免漂搖之患者。二十六年如一日也。今幸兒輩俱長成。婚嫁已畢。重任有托。我責稍輕。故以分爲合。析汝二子。使各庀其家事。夫吾豈不欲勞我逸汝。俟繩祖武哉。良亦有所見而然也。九世同居。時旌其義。二難孝養。並以德稱。第情不隔。而事或睽。豐儉之異。尚多寡之各適。好惡之不相符也。人情異同。其數多端。豈能一一如我之所願。況人情習久則慢易生。慢易生則嫌隙起。是故離則思合。合則思離。離中之合。合中之離。不可不致審也。喜兩媳賢哲。能儉約守祖制。及我年力未邁。一一清分。使知家道之艱難如此。世務之艱難如此。各

自成立以漸進于禮義。庶無內顧之憂。亦鮮永終之憾。豈必合爲是哉。若夫一絲一粒。皆自我數十年勤劬困苦中留之。則所以謹守而光大之者。更于二子有厚望矣。

與張夫人

冢婦丁從余讀唐人詩。其寄燦有云。故有愁腸不怨君。語幾于怨誹不亂矣。與燦酒間絕不語及家事。時爲天下畫奇計。而獨追恨于屯事之壞也。且曰。邊屯則患傍擾。官屯則患空言鮮實事。妾與子戮力經營。倘得金錢二十萬。便當北闕上書。請淮南北閒田墾萬畝。好義者引而伸之。則粟賤而餉足。兵宿飽矣。然後仍舉鹽筴。召商田塞下。如此則兵不增而餉自足。使後世稱曰。以民屯佐天子。蓋虞孝懿女實始爲之。死且目瞑矣。其言雖夸。然銷兵宅師。灑灑成議。其志良不磨。夫人許之否。

與弟

夫溘云逝。骨鑠魂銷。帷殯而哭。不如死之久矣。豈能視息人世。復有所謂緣情靡麗之作耶。徒以死節易。守節難。有藐諸孤在。不敢不學古丸熊畫荻者。以俟其成。當是時。君舅方督學西江。余復遠我父母兄弟。念不稍涉經史。奚以課藐諸而俟之成。余日惴惴。懼終負初志。以不得從夫子于九京也。于是酒漿組紝之暇。陳發所藏書。自四子經傳。以及古史鑑。皇明通紀。大政記之屬。日夜披覽。如不及。二子者。從外傅入。輒令篝燈坐隅。爲陳說吾所明。更相率咿吾。至丙夜乃罷。顧復樂之。誠不自知其瘁也。日月漸多。聞見與積。聖賢經傳。育德洗心。旁及騷雅詞賦。游焉息焉。冀以自發其哀思。舒其憤悶。幸不底于幽憂之疾。而春

鳥秋蟲感時流響率爾操觚藏諸笥篋雖然亦不平鳴耳詎敢方古班左諸淑媛取邯鄲學步之誚耶

周庚 明嫫莆田人諸生陳挹公承纘元配

與仲嫂

居諸忽忽不覺春深久客云何必有以也度兄平日神情非遊則病遊可也病不可也惟喜裝束有先君方書存耳但以悠悠落落之致陶然于山水詩文之間諒可勿藥嫂動定清勝何似對父母兄弟至樂存焉庚不能竹竿淇水之詩其能已乎

其二

庶母遺詩記向在阿母笥中惜不及載之以歸古人矣人不可作其音亦亡泫然涕之欲來也嫂更大索之偏于不切緊處庶幾一遇存其缺略是亦徑寸珊瑚也

其三

感念化者欲爲陳立傳以之才之美無子無年搦管垂毫惟聞猿哭是以更端而未就當續成之敢不誠于陳耶

其四

六姊乃凶死以去好不可爲豈不信夫生爲姊妹聚首無多歸與爲鄰相見益寡豈非生人之憾耶業成數言私爲位哭之昨見阿兄告文更爲切至死者有知可無冥恨矣

其五

三國志經嫂所點定。庚應窮其贊辭。但不解於古人何所厚薄。只覺此心爲劉。

其六

亭雖不元。水能虛白。假吾兄養嗇工文。地以人重矣。嫂況肯來。庚當出城作主也。

其七

東郊清且閒。宜爲調身善地。可無阿兄註馬蹄秋水耶。

與兄無聲

詩自致窮。兄烏得富。兄遊烏得不貧。貧而且病。有繇然矣。遊稿妙極矣。獨怪登大雷而無書。何也。

與夫子

不見古人久矣。大率爲諸女兒所敗。今大者獨依祖母。以避吾嚴。小者各發付諸乳。一室深山。清虛已接。不無文字之緣。當繕寫以正。

其二

城不如郊。郊不如山。徙之西林。誠善也。山靜日長。惟君自愛。

其三

離騷之所以妙者。在亂辭無緒。緒益亂則憂益深。所寄益遠。古人亦不能自明。讀者當危坐誠正。以求所

然知粹然一出于正。卽不得以奧鬱高深奇之也。

其四

林媛松石圖。已見歲寒之志。欽其至性。以一絕風之畫首矣。亦不敢展玩。恐風雨悲鳴也。

其五

供白衣者。謂其宜男也。頂禮三年。生女益衆。始知佞佛求福之愚也。德音莫違。便是致祥之道。抑供之不必有所求耶。

陳鍾璵 石丈晉江人。密菴初集。

答黃若木書

日閱邸報。見某公枚卜事深爲怪嘆。楊龜山出處之際。君子譏焉。家希夷先生曰。名將成。必有物敗之。王子明、寇平仲起手都做出伊周事業。後來委靡不濟。只是戀一個相。王嘉祐曰。丈人不若未爲相善。相則譽望損矣。山中讀書時是草蔓。至戴紗帽時是膽眞。整整做出一篇大文章。與今後人看。如何可草草。鍾璵常以此意求之。無論今人。恐古人亦不一二見也。

答孫本芝公祖書

鍾璵生具一種迂腸拗癖。嘗妄譚以爲自孟子後近二千載。心性天人之旨。無一人解者。眼見前後諸賢。多函胡不了。又今人動排擊禪元二門。其實非確有所指。第附聲沿響。大肆謾罵。嘗笑之以爲如聽訟然。

不詳稽兩辭何繇審克鍾璵嘗深坐空山夜闐更闌洞開曲室嚴設三四座奉孔孟于上襍置老聃釋迦于側小子鍾璵騎郵其中暢彼我之懷通往來之窽隨拈一義周折平章因以知余門之說長而禪元之旨未始不可互參而共證也凡此皆鍾璵迂拗所在以是絕去依傍掉臂單行如謝康樂山遊持刀斧礙翦荒徑鑿聲冲冲然亦云艱哉此意或二三知己可共明未敢對外人道也

遊英州觀音巖示弗人

英山突兀竦詭僕最愛其入手處譬之名家伸紙將書偶爾落墨點汚紙上遂以勢成之幅圖完好爲峯巒爲草樹爲人家爲崑崙樓或爲禽魚爲雲氣往來爲馬而飛空騁轡以遊察其起止有倫無理不可以常法律也

與慧林和尙

花之敷坼魚鳥之哀樂風日之爭讓農漁之單偶烟水之奔緩陌上叱牛聲之生熟觴茗之行止此皆文心所佐助者也而僕今覈詣若何慚愧慚愧

與曾弗人

湞陽峽是造物迂腸拗筆所作者峯頭部署俱於不必安處硬然安之耐人思索大約如古逸書班駁錯落驟讀之神理不屬似生似斜似脫似欹斷一再思之卻極完穩欲爲咨補一二字覺無下手天地間迺有此種怪物

與友八

李卓老云。爛熟百篇時文。入場學一謄錄生繕寫。此是也。老生愁苦經營。一字必求其合。半句必極其穩。刻晝之過。轉入險狹。則立敗矣。是言也。驟聞之。惡其猥屑。然回念身在號舍中。燃火明滅。雙瞳凝睇。思索未到。晝角密移。不得不服其言之確也。

與友

莊子曰。古之至人。其寢不夢。其息深深。沈渙曰。晝觀之妻子。夜卜之夢寐。二者無愧。方可言學。張九成曰。耳目爲禮樂之原。夢寐卽出處之驗。善讀書人。只就夢寐一事。仔細思量。便識聖賢下手要路。

與友

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聲名妖孽四字合說。眞頂門一鍼。

與同社

詩文至六朝淫矣。使其尋聲合吹。如轉圜千仞。乘溜而下。則其去宋元填詞傳曲。不一二舍爾。抑使其厲而挽之。建安黃初以上。則猶決東海之波。屈注華岱。戛戛乎其難哉。唐初諸公。坐視古今。斟酌情文。因其精麗澤以雄渾。本其繁富。加之堅栗。當其時。如子產聽鄭國之政。非必盡反子皮所爲也。第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而國治矣。是故其詩則有沈宋之正宗。其文則有燕許之鉅手。人知沈宋棄簏于曹魏。不知其權輿于陳隋。人知燕許陶鑄于馬班。不知其規模于顏謝。蕭統曰。椎輪爲大輅之始。

層冰乃積水所成。剎復消長。中有至理。排斡元氣。存乎其人。有志者所不甘坐而塞默也。

與張士弼

僕性護醜。雖有所作。祕不示人。如海神與秦皇帝相見。約曰。我貌寢。勿圖我也。足下信手信心。一有誦說。任人抄繹。百里內外。朝脫藁而夕傳授也。若烽火之召然。僕之去足下。不啻倍蓰。而責其相及。是使威施與賁獲鬬力。能不憂其絕脈哉。

王思任季重譙菴。山陰人。文飯。

與冒辟疆

向辱翰貺。因冗極熱極。不能應教。茲俱如命。勉爲之以呈。第珠玉滿前。自覺形穢。奈何。仁兄異才仙品。故是藝林中飛將。佇看橫絕海宇。不佞近日不解時文。亦不敢看時文。言時文矣。每對時文。惟有口誦阿彌陀佛而已。仁兄得無同慨耶。

又

壽文難動手。而在海內祖孫父子。鴻鉅名卿。更益悛悛退矣。恭喜尊公衰衣東借。節鉞匪遙。奉太翁太母于鈐閣。朝夕視膳。僅一衣帶黃河也。任到潯陽一日。卽往星渚。爲御史作箋片。既是老兵。復稱貧道。段干木之旗。播鼗武之鼓。日日簿書。與悔氣、塵年弋陽腔、服色、團帽、爲伍而已。使者到。正從廬山還。留之八日。始得完事以報命。文字覺不惡。但金箋壽詩。非任之所能。不得已而爲之者也。

簡徐元仗

尊教摯誠感切。但所云下逐客之令。罪主家無赦。則有必不可謝、必不可絕之客。將奈之何。又云。不得已。姑行之。客去卽翻案。弟中夜思之。猶覺未穩妥。于客甚恨。亦于百姓甚怨也。居官日短。做人日長。況弟不比台翁。起家牛醫。戴笠下馬之盟。頗有其人。又弟情軟。不能作冷面。來則必見。見則必款。計其往來路費。察其特來經過。不妨以血誠告之。或請或不請。情禮必當盡之。但竭吾厚薄之力。如有方便事關說。亦委曲從之。過我心許。妨我官箴。則密求相諒。或亦不取其恨也。台翁以弟視弟。再求酌教。懇懇。

簡趙履吾

秦淮河故是一長溷堂。夫子廟前。更擠樸包酒更嗅不得。不若往木末亭。吃高座寺餅。飲惠泉二升。一魚。一肉。何等快活也。

簡米仲詔

越人嚼筍。閩人嚼蔗。漸老漸甜。不想奉崔魏諸公主何意見。就中少年新進甚多。今日銀艾。明日就想犀玉。邀呵過棋盤街。尚書閣老。是箇孩子。難道有大半世做去。早早回家。有何意趣。打選官圖。不上五六擲。就到太師出局矣。忙些甚麼。又做官如游山。一步一步上去。歷過艱難。閃跌幾次。方知荊棘何以刺人。危險何以惕人。幽奇何以快人。轉折何以練人。漸漸登峯造極。方得受用。今一見山麓。就要飛至山頂。山頂之上又往那走。此皆不明之故也。年兄終日太僕。決不轉動。譬之山腰。看人從高跌下者。暴痛絕命。可憐

可笑也。若弟又鮎魚上竹竿。可笑之甚矣。偶發名言。不是妬口也。我兩個老人家。終有意思在。

與許伯倫論文

蝨必車輪。蟻必牛鬬。而後耳目之官。各極其用。曾以此看小題。一字之冷。通章熱血呼吸盡來。此眞小題也。如僅以小兒之穎。挖空生語。頭巾之學。餖飣雜張。不則霸王叱咤。豪叫一番。蘇秦縱橫。演敷數帶。雖玄黃炙轂。紙動戈飛。吾無賞焉。

施閏章（尚白。宣城人。雙谿草堂集。）

與蔣虎臣

夫詩以自然爲至。以深造爲功。才智之士。鏤心劌腎。鑽奇鑿詭。矜詡高遠。鏟削元氣。其病在艱澀。若耨口渾淪。脫手成篇。因陳襲故。如官庖市販。咄嗟輻湊。而不能驚魂駴目。深入人肺腸。寢就淺陋。其病反在艱澀下。

蔡復一（敬夫。元履同安人。遯菴全集。）

與劉侍御

僕獨木易風。危磯難水。始以蕉弱受修竹之彈。既而拭唾逢羿彀之怒。束身待斲。何能勉樹。如大雅所獎期乎。雖然返璧心承已重。

與黃石齋吉士

先輩有言。官必有事。館閣人便當理會相業。不然。則爲忘其事而虛國恩矣。書之於業。奕之譜。醫之方也。執譜與方。必無國工。然未聞國工之學而去其方與譜者。姑以兵言。賭墅而費人也多矣。今士未嘗爲譜與方。姑妄言之。而妄聽之。驟以國賭。而寄人生死之命。可乎。語曰。習方三年。無可醫之病。醫病三年。無可用之方。此善喻也。

與楊衡毓

別論云云。私所扼腕。語云流言。流之所行。周公亦謹避之而已。流必自止。日月宣朗。亦何假于風雷哉。

與畢東郊郎撫

聰明不及前時。道德日負初心。雖退之語。而台臺爲我拈出。遂令汗出透背矣。外典有言。利刀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鈍。良可慙歎。

又

莊誦徽信錄。老伯母眞笄櫛偉丈夫也。是開名世。以禎國家。豈偶然哉。台翁以第一等之人。兼三不朽之事。解紱則六載彩衣。貽芬則百年彤管。天人之際。得全全昌。卽授簡如雲。孰若自昭前者之大且永乎。弟以不敏。借研聿當執御。榮施曷量。然偉丈夫之母。必得丈夫之言。方無慙色。而弟也夸父之棄杖。且自撾蜍志矣。卽欲槃帨其辭。以贅槐眉。恐王母之山不受也。不獨刀筆羽檄。情田未耨。而負羊公鶴之嘲。有何徽音。可當三青鳥乎。謹拜而藏之。容兵事稍定。勉効一言。庶賴讚佛之虔。以懺撓棟之罪。

與孫玉陽楚撫

夢與人戰者。角敵甚苦。而不知敵者之亦已魂也。天下一身也。奈何一身中。而六鑿相攘乎。薪火相摧。而人材國事。俱受其敝。嵏恤有心。匪獨同調之私嘅矣。台臺山立難搖。玉磨更瑩。所謂何傷日月者。但悵星福守而旋移。雨膏收而難下耳。無力攀轅。忍言秣馬。

又

不肖觀近事。水火之勝。數年一復。其勝愈甚。則其復愈速。方勝之日。卽有不可居之勢。而使飽帆風者莫之察也。臣子何足言。而以剝落受之人材。以空虛受之國家。誰生厲階。忍負君父。天定勝人。台臺休復不遠。所望嶽鎭八風。海平萬壑。相皇極之化。而消偏陂反側之爭。天下猶可爲也。敬因返岫。豫祝賜環。

與王崑壁中丞

不肖舍崤嶺。入貴筑。承積壞之餘。於疾爲療。身旣庸醫。而奇窮不能具藥物。以意治之。黔病未動。而醫先病。反以其病病黔。主人責其不效。逐醫宜矣。

與顧桐栢

南浦龍光。錦江魚字。影移音間。夢路苦迷。易水治兵時。台臺鳴珂卿月。只尺天喉。而修候未能。若或擊之。迺知舟近三神山。風輒引去。非虛語也。

與長沙府

曩拜瑤華藏袖經年字不滅也嵓衡相望遠莫致之惟遙想紫芝引領軫中一星心隨颺往耳新化陳令治安曾見所著貞言及古詩數首類貞恬士又聞武昌縣言其騎驢赴補選步行投謁買餜飥過午則雖未卜其有爲而似有所不爲者也故爲之緩頰今聞寶慶道府議處豈其縣政不可耶抑宜古而不宜今也其鄉紳陽生白公祖有書極頌其賢子民或從厚道而陽公祖清介甚又素不輕言者門下有眞聞見幸直示庶得自省而免失言失人之悔

答劉學憲

承教大刻爲黔畫者眞是老農譚稼粒粒皆苦國醫處方劑劑皆中所恨牛種無畜藥物不全耳實心做事之難惟同病者始知其痛回風賦謝未罄欲言

鄭崑貞十師龍溪人

與減齋

對簿只弟一人絕無證驗丹筆不知從何註腳讞我者亦甚難耳獄戶日增暑氣冤氣互相薰染咯出紅痰如圍牛火中迫取其肉衰病之軀安能獨存冤對已到神僧惟有還受況塵刼凡夫哉遊蜂逗紙囪一時不能自由姑作是觀庶鑊湯尙可避熱耳

林　章初文福清人茂之尊公

答黃序賓太守

乍脫縲紲。如鳳出笯。更思翱翔霄漢。周覽八極。舒十年之積憤。寄千載之曠懷。不復能跲跼屏息。逐燕雀盜食雞薄之下。又以天地爲囹圄也。是以過名都、則思登眺。逢麗地、則思徵訪。彷彷彿彿。若夢中入華胥也。奈何三楚之精神已滅。六朝之脂粉盡消。江漢風流。不堪一嘆。嗟夫。園囿之興廢。洛陽之盛衰也。此豈獨吾徒行樂之感哉。

與李如眞書

某名教罪人。不可爲長者言。然長者有道之士也。寧忘嚮者爲御車時乎。

與何維聖將軍

絳侯得罪。袁盎恕其過。魏尙獲戾。馮唐憩其冤。僕無絳魏之名。足下有袁馮之誼矣。

與丙卿大來

魯朱家以一言出季布。匹夫之名。遂重天下。僕非有季布之罪。二君何難爲一朱家。語云。善人在患。饑不及餐。僕固非善人。然足下能朝食乎。

答許將軍

維揚爲豪傑之都。然而僕數過之。懷中之刺敝焉。足下安所聞及窮愁耶。

與某

士之不幸。昔固有之。如僕不才。乃今所無。嗟夫。僕信不才。然實冤也。難爲言矣。得從寬罰。豈不感恩。然放

鳥于笯猶縛其翼縱馬于逵尚縶其足上不可飛下不可走靜言思之徒自悲已凡羽駑蹄不足爲惜足下憐我亦令我媿

又

秋色易分客踪難合薄開北海恣賞西風

慰友

十載宦遊未成題柱百年伉儷乃作歌盆悲哉足下何以堪此

林　嵋小眉莆田人

與張公亮

與先生相隔千里摳衣無從正如成連弟子操舟入海還顧林筏時也人之情固有同牀連屋而久不相移者反自得於江山千里之外譬如禮佛者合掌持呪終日拘營自失者久一旦離去游行山谷間朗懷豁開反覺佛在我前其爲開益豈徒形相接人而已哉嵋於先生潦倒思憶幸而不爲鄭階蔡席假館授餐人耳其與開懷見佛寧有異哉嵋年少且賤無一可傳未嘗學道而懷仙佛之心未嘗出世而厭市井之俗此自嵋家和靖處世多僻生來帶此種子不自知其狂疾耳

寄楊復師書

僻左之地每訊動履或云補官某處或云謫官某處或云未曾補官尚在某處棲止如是經年不覺啞然

自晒矣。念此世界。亦是野馬奔塵。隨飄隨止。何足厝心。唯是生平知己。顛倒思憶。眠寢之際。尚覺有吏散衙清。師弟執手。誰能禁不生情哉。今年讀書。雖未能窮盡古人。亦粗涉其大意。若年過三十。所求不遇。便作一雙布袋。負生平所著。遍走天下。向長安酒壚上。尋我一二知己。足矣。歸來仍守一園。只於破壁中掘土幾尺。埋其遺籍。令後來得此。編簡殘缺。荒荒莫理。安知不爲曩代所貽哉。默默此意。誰與語者。每自思念。奄奄鄉里中。有持一杯酒。從座中亟贊曰。慕子久矣。子眞好學者也。子眞能文者也。此何益之甚。而徑稱知己矣。況我師生。生來具此夙契。來官此地。揖我而超越於儔衆之中。退之之接何蕃中郎之揖王粲。無以異也。山水相阻。裘葛相易。欲辦芒鞋竹杖。江右相尋。尚須俟之數年以後耳。總之相晤有期。未應默默也。媚性本蹇促。不與妻子爲緣。若得少營一山。置書千卷。蓬髮不洗。坐臥其中。蛩吟蛙唱。聲影相從。寧復知有人世拘束事乎。奈天不可祝。壞牆漏屋。兒女相襍。啼饑啼寒。聲出籬間。以此相苦。非但幽心韻事。剝喪無餘。卽進取一念。亦且釋去七八。僅留二三矣。始嘆人世自有易卜之歡。易酬之願。奈何戚戚徒爲虛羨乎。

與張公亮第二書

先生詩文。實爲海內第一。士之無意涉筆則已。士之有意涉筆。自當遠涉千里。求一面質。區區馳一使。則亦慢且疎矣。函丈之間。不勝慨悚。上之不能尋山千仞。與通人達師。洗藥問性。次之不能買東郊數畝。引酒歌詩。率其妻子居焉。乃兀守一室。時一弄筆。投於箱篋之中。不遇知己。誰見稱頌。恆恐年壽不終。詩文

無傳。身沒之後。墳高三尺。累然草土。將無下慚才鬼。上媿頑仙者乎。竊念古今文人。人人矜大。誰肯自引自咎以相下者。伸方寸紙於私室之中。毋論能與不能。皆有振翰摩天之勢。嵽不幸而才力甚鈍。然而十爲文。亦豈無一二得形似乎。危苦之旨。艱深之辭。徒充篋笥而已。是以偃蹇已久。聲名寂然。安得哲人君子。吐諷投心。然後晦賤至死而無悔焉。山鼠之鳥。雖無益於人世。忍使之哀鳴馬首。逐菟不救乎。嵽於先生不憚千里而往質之者。欲求一言以爲政也。

劉體仁公勇。潁川衞人。

與紀伯紫

驚蟬辭樹。前別殊草草。弟八月始還里。都門半歲。無一佳況。自厭塵俗。不堪具道也。北地有賀宣三者。家世爲老儒。宣三建函樓。藏書萬卷。昔曾爲之賦函樓詩。昨相見京師。已授爲丹陽尹矣。此君留心風雅。耳社翁名固久。酒酣耳熱。有恨不執鞭之慕。弟告之以托交最久。且言可致相晨夕。宣三大喜過望。起立跪拜。冠纓沾酒盂。弟不善飲。是日亦爲盡一斗。當此時而有一知嚮慕吾輩者。如一聞佛名號。便爲第一希有。使是慧命不斷。弟亟許之。老社翁其有意乎。弟恐老社翁晝夕頭。月有數斷。餘且貯筒中。豈肯復出門一步乎。然弟已妄許之。不敢不以是爲請。幸酌示之。

廖孔悅傅生。江寧人。

與紀伯紫

上巳對名花奉候至日暮不見好朋來佳節竟虛度

張　惣僧持江寧人

寄周屺公

別後三接手札山川千里知兩人心未嘗隔也幾番提筆欲作一書幾番閣下詩有之長疑卽見面翻致久無書如寫我衷矣弟入夏以來在家賣藥非視疾不出戶然未能醫人竟先自病而所喜者因病得閒因閒得靜不特境寂亦復心淸雖不能讀書間取一二册觀之頗覺明了惜乎不得如吾兄者一爲晤語吐其胸中所欲言卻憶昨秋舟中山中風雨烟波晨夕晦明中各持一卷互相披剝兩月間快對眞如天際了不可多得也八月後漸次涼爽能乘輿扁舟來淸涼木末坐蕭寺黃葉間十日談乎望之望之

與周櫟園

綠陰深處艤舟載酒相待久矣主人翁須亟來借芰荷風泠然醒之否則一片淸涼恐彼終付瞌睡中耳

與友論歷下竟陵書

今之論詩者始焉多尸祝竟陵久之且俎豆歷下彼此互觀正可相輔而一人之身前後每自相詆詆甚有入室而操其戈者中心大不可問恐風人必不如是也僕且不遑究歷下竟陵得失之歸而獨思今之爲詩者仍之以竟陵則不可矯之以歷下又慮復剿其似何以服天下才士之心無已其必折衷於孔子乎從古論詩未有善於孔子者孔子之言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

于鳥獸草木之名。僕向所謂未有無所爲而作者。此也。詩苟不本于性情。苟無關于風教。不作焉可也。

龔　賢半千。江寧人。

與胡元潤

書十年後。無結滯之跡矣。二十年後。無渾淪之名矣。無結滯之跡者。人知之也。無渾淪之名者。其說不亦反乎。然書家亦有以模糊而謂之渾淪者。非渾淪也。惟筆墨俱妙。而無筆法墨氣之分。此眞渾淪矣。足下兄弟世其家學。沉酣夢寐于枯毫頑石間者四十年。吾竟不能窺所至。夫未離闤闠而談五岳之奇。雖稱亦謗也。余何敢。

程正揆端伯。孝感人。

與惲香山

繪事家多爲筆墨使。道生是使筆墨者。所謂其愚不可及也。

與胡元潤

作畫不解筆墨。徒事染刻形似。正如拈絲作繡。五彩爛然。終是兒女子裙膝間物耳。足下筆墨各有別趣在蹊徑之外。油然自得。蓋能超凡脫俗者。恐未免下士之笑也。

林嗣環鐵崖。晉江人。

與紀伯紫

大詩影搖千尺。聲撼半天。而一範之靜穆。可典可謨。爲經爲傳。盡掃叫囂浮莽之氣。方諸古人。難得比似也。恨紫老既不生溫陵。復又不肯貪閩天百世之師。僅握兩日之手。子春移我情。更攪我心也。少選欲來閣上。可否爲詢閣主人相示。

與胡元潤

蕭疎數筆。必意思橫闊乃勝耳。孫可之稱高錫望文。序事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知是解者。吾告以畫。兼爲近日假雲林喝一棒也。

梁以枏仲木。宛平人。

與紀伯紫

道駕早出。何時返寓。弟方自外歸。偶有斗酒。雨中無事。窗外青梅一株。梅子纍纍。正堪與道兄一論當世也。相去咫尺。幸着屐過我爲望。

胡　介再見。

與紀伯紫

昨歲鹿車至湖上。正弟倒顛憂患之中。神意惘惘。卻不知作何狀。後又饑驅渡江。促迫而去。倚檣回望。不勝悵結矣。想知己或同之也。別後南北異踪。靜思疇昔。心迹皆馳。讀老杜世亂鬱鬱久爲客。路難悠悠常傍人之句。戀叟旅堂。想不免實下三升淚矣。頻年奔走。戀叟歸隱之計。粗有成就否。近履何似。家室各無

恙否弟淮遊之裝止應逋累月終故人見招爲八閩之行刀頭鏃末倒行逆施曾爲浪子偏憐客想能知我困頓之狀也

張二嚴再見

與姪瑤星

昨詩佳甚喜其直吐胸臆無纂組之煩寓中得一刻清閒亦可印證學問予去年八月作屨筏傳一篇送姪一覽可爲我修飾一二人生在世一場憿懼大限將到光景無多聊爲蛇足之語以存雁過之音姪也達于教我乎何有

與房大生

淳于髡萊人也仁翁過其地得無有羅襦襟澤之思乎當今諸侯不下士萬使君乃有二客使君固佳矣而二客翩翩何以厭倒齊人令管晏斂手不然雞鳴狗盜兩先生起而傲之矣一笑

汪偉長源江寧人

與紀伯紫

連日陰雨有失晤候尊公大作高懷逸韻自成一家不屑屑規倣前人亦去前人不遠其中淺深老嫩似學與年進則淺與嫩者似可刪也孝子之心恐未忍如此容再商之原擬攜入都門途中戒嚴虞有遺失謹賫上存之家廟俟弟差歸日再作料理不敢負當日相知之雅也

翁德洪纖若瀟山人。

與丁大聲

詩至今日盛矣。士疇昔束制科令惟謹。非已顯貴無賦詩者。先進亦甚誡後生勿爲也。近時秉筆之士。力能進退古人及先進詩賦古文辭。若生殺權。其已所著作。則旅以爲相見禮。故士之欲走名譽者。類皆的的爲之。蛾眉宜長。蟬鬢宜薄。例尙使然。爲之者衆。雖欲無盛。不可得已。曩予與王叔盧在白下。凡燕會必賦詩。兩人者酒酣叱姣童。引紙貫袖。相對疾落數十韻。擲筆顧盼。徹侯在左。妖姬在右。詞客山擁。百樂停聳。意嘐如也。還歸而不敢持示我大聲一篇。洎有所徵擬。與大聲羣進單答。非咀抹百過。不敢呈出手。夫人不畏嗷譁奪戟之三軍。而畏手搏者一夫。聞者鮮不以爲惑矣。予于白下何壯于大聲何怯也。嗟乎。以天下之盛若此。以予親與白下之盛若此。豈眞無所別白愛慕于其間者哉。無所別白愛慕於其間者。其遇大聲也。當不若是怯。

王　鐸覺斯。孟津人。

與樑園

洽公吾不知爲誰。其書全撫趙松雪、趙大年、穆然恬靜。若孟德醇儒。敦龐淇凝。無忒無恍。燈下睇觀。覺小雷大雷。紫溪白嶽一段。忽移入尺幅間矣。

蓮池大師袾宏。錢塘人。本沈姓。

答王弱生

來書云世累所羈不能一洗凡俗然世未足稱累也世間法如爲子而事親以孝爲臣而事君以忠乃至人倫庶物一一與道非礙所貴者任理隨緣無心順應而已科場近且自一心舉業登第之日發大誓願必不以富貴利達負其所學期如古昔名臣是謂濟世必不以富貴利達迷失正念務了明此一段大事因緣是謂出世如是則士大夫皆可卽宦遊而參禪不離俗而入道者也幸留心焉

答錢養淳

來諭道念家緣兩戰未降今但于婚嫁等事隨力隨分一無強爲卽與道念無礙不兩戰也若于觀心契合便卽下手必待俗緣了則無時可了

與嚴天池

人生閒忙亦有分定必待極閒而後辦道終無日矣忙裏取閒得一時空便收拾散亂之心攝歸正念久之自然有得

答孫無高

抱疾窮山雖相念無便通一音問頃聞世緣已偶甚慰得書又知在世緣中不忘信力尤愜遠懷耳蓋處世須是隨緣不必斷盡世緣然後爲道但外順人情中存智眼久之自有所得

與秦任南

修行亦不必煩勞。要緊在得自本心耳。然不可見恁麼說便擬拱手現成。所謂攝念體究者。不可忽也。攝念體究。亦非二法。攝之不已。心將自明。正體究時。即是收攝。但肯信行。俱獲大益。

與蔡坦如

讀書、當家、求子。皆人間正事。但要不爲所累。然三事非能累人。人自累耳。何也。讀書雖做舉業。至于得失委之前緣。不生喜戚。則何累。當家雖營生計。而隨緣隨分。過得卽休。無求富心。無好勝心。則何累。求子雖無後爲大。而不娶者。乃爲不孝。帝王亦有無子而藩枝入承大統者。豈無娶妾之資乎。有無不以動心。則何累。又復當知此三事者。雖曰正事。亦實虛幻。如水中月。如夢中境。卽于是中忙裏偷閒。時時省覺。回顧正念。一朝惑破。方始帖然矣。

與黃彭池

夫病從身生。身從業生。業從心生。心空則業空。業空則身空。身且空。病安從生。願空其心。卽大忤意事。亦付之如夢如幻。如泡如影。怡然坦然。不以介意。但回光內照。不惟卻病。而道從此入矣。

朱吾弼密所高安人。

示弟

一札寄吾弟。不暇長語。第謂做官當如將軍對敵。做人當如處子防身。將軍失機。則一敗塗地。處子失節。則萬事瓦裂。愼之哉。

張　鼐侗初華亭人。

與姜箴勝門人

杜門不見一客者三月矣。留都散地。禮曹冷官。而乞身之人。其冷百倍。然生平讀書潔身。可對衾影。即鄉曲小兒。忌謗相加。無怪也。獨念國家所重者人才。君子所惜者名行。今設爲風波之世局。令小人得駕爲陷阱而驅局外之人。以納其中。縱不爲斯人名行惜。其如國家人才一路何。人才壞而國事壞。國事壞而士大夫身名爵位。與之俱壞。吁、可懼也。不佞歸矣。有屋可居。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有酒可沽。西過震澤。南過武林。湖山之間。賦詩談道。差堪自老。官居卿貳。年逾五十。而又黃門彈事。止云文章無用。恐濫金甌。不減一篇韓昌黎送楊少尹序。嘻可以歸矣。況又朝局以爲庸靡而天子以爲才望。即宗伯嘉門一片石。他年邀惠惇史。不稱好結局哉。可以歸矣。諦觀年來士大夫風尚。愈趨愈下。鰓鰓惟異己是除。私人是引。楚人爲楚人出缺。秦人爲秦人營遷。不論官方。不談才品。目中豈復有君父。而堪以服天下。挽世運乎。足下、講臣也。朝夕對揚重矚。須留一段光明于胸中。即不宜輕發。以逢時忌。而因事陳規。婉詞微諷。當有旋轉妙用。莫負此千載遭逢也。吾輩口不宜快。而心固不可不熱。二疏已上。速去爲幸。扁舟已買江上矣。

劉達生

與余集生

世間極認眞事曰做官。極虛幻事曰做戲。而弟竊愚甚。每于場中見歌哭笑罵。打諢插科。便確認爲眞。眞

不在所打扮古人而在此扮古人之戲子一一俱有父母妻兒一一俱要養家活口一一俱以哭笑打諢養父母活妻兒此戲子乃眞古人也又每自于頂冠束帶粧模做樣之際確然自道一眞官天下亦無一人疑我爲戲子者正不知打恭看坐懽容笑口與夫作色正容凜莫敢犯之官人實卽此養家活口做哭做笑之古人耳乃拿定一戲場戲具戲本戲腔至五臟六俯全爲戲用而自亦不覺爲眞戲子悲夫

王若之湘客山東益都人

柬友

幼童使學歌優便成棄物異日上之止習其業次則千姓奴下則殘疾乞丐壞人子弟莫此爲甚且謹謔跳踉獻笑爭妍之輩日在家中更自有極不便者忝在素交故極口相告已之何如

柬友

足下陡欲向學志甚善也荒廢之久須如病者倒倉盡去舊惡乃可進以新美

倪元璐再見

與甥徐云吉

王融謂其甥孝綽天下文章無我當歸阿士今天下之詩慮夫有我而又歸云吉也

與某

以法正詩不如先以聰明正法以聰明正法是使鈍士不敢言法使鈍士不敢言法是使慧士不敢言聰

明也。

尺牘新鈔卷之十一

宋之槓弼虞六安州人慧觀堂集

東劉肖華

老師橫被惡語當事不白禎得報時頭髮上指目眥盡裂蓋從古留犢載石之賢原無完美何至造無根之議設不必有之事而中傷若此乃中傷我師者皆不得死所仰面唾天自汚其身佛之說信不欺矣

答顧惺涵

晉安煩劇知不足以辱妙解而人情物態稍稍不可以理論委蛇嫌于尙通鯁直嫌于任戇遷轉于不通不戇之間又嫌于失主大約一介自別人風不搖便是涉世家數無端臧否我止以木雞消磨之耳此不佞千慮一得亦足備高明採拾否

寄眞存古

足下觀物如朗鑑而守口如覆瓶防身如履冰而愛人如冬日同堂勿昵爲腹心共抱勿輕與肝膈尋常宴會上之勿議及國家次之勿語及臧否不佞常與諸同寅一諧一謔皆爲後日誹謗之資殊可鑒也

柬吳中陽年兄

初年丈有龍門之命適不佞弟得賜休沐既弟謁選春明而年丈以艱歸矣吳水無魚嶧山乏雁弟與丈

共胞乳者何能堪此疎越耶弟生不造一麾入閩妬忌橫集未歲餘罹先君之變又歲餘有破甑之嗟世路羊腸羣情荆棘弟從此與波濤絕矣弟常言爲理官者退避則兩臺心嗤獨任則藩臬側目戈戟攢于腹心寇敵伏于堂奧儻非才如干將而養若木雞守如處女而識若淵龍則一分作用處便有一分阻撓此自年丈獨解何竢不佞煩聒第不佞重傷於虎者今日不覺談之色變矣

復李劬雲

南中曹事稀簡清議沓雜卽一燕飲一登涉亦有操月旦而弄譏評者千乞爲國家自玉

東路帶河

當今瑕瑜雜沓涇渭混淆百姓以爲鸞鳳而上曰鷹鸇兩臺號曰循良而民稱蟊賊其苦思蓋難言之矣年丈今不赴炎而就冷第吾儕顯晦工拙原有一段作用承上不妨縝密而與衆不妨寬和蒞下不厭嚴肅而訓士不厭頻煩從來信步登天衢直截列台鼎者幾人不佞情關胞膜不自覺其言之娓娓也

柬陳父母

台臺遇事風生如發機讞獄得情如觀火舊直指徵有齟齬亦自有說凡起家縣令致身臺省者以幷州爲庄田以故役爲線索每每遙制新令之肘腋而陰操其短長老父母槐棘之下堂皇之上兩造鞫理豈盡操平此中必分曲直直者不任恩曲者善造謗彼得時則駕者聞一譽如以水投石聞一毀如太白入染缸聚成雷叢輕軸折無端媒孽遂令髮衝冠起于宵小之傳宣而毒中于請托之牴牾也言之眞堪扼

腕.

柬王赤江

近見當路諸公.以索瘢爲報復.以追捕爲連章.胞膜排擠.奸良反覆.惜在名則壞其平生.惜在官則斬其株類.人各有心.道路唯目.又何如不佞露幘披襟.箕踞趺坐.耳不聞羣誹.目不親朝報.手一編.花數本.偃仰棲遲者之自愉快也.

復何六陽

張江陵太有權.而政府之無權也.自江陵始.孫立亭初爲冢宰.杜絕貴人請謁.而冢宰之無權也.自立亭始.今議論沓雜.索瘢已甚.竟令聖天子耳目壅閼.人人猜疑也.亦自今日臺省始.不佞持局外觀.棲岩飲谷者.似快活逍遙幾着.年丈其首肯否.

柬許青畝

門下廉如永夜對四知.愼如千鈞引一髮.不佞耳目俱全.路人禱頌未歇.熟悉樂只.寧不厭心.第欲縱觀事略.撰作圖畫耳.一片苦心.萬家春薦.斷不令江淮沒沒也.歸當遣問以報.

招王鹿柴

詰朝肩輿過我.無問雨暘.弟不治具.如茅容之飯林宗.翁勿唱騶.若王宏之酌靖節.

柬胡見可

臺下品如東箭南金。才若披霞鬬錦。以文章飭羣吏。自不兢不絿。以肅官常。用惻隱滌諸疑。應且讀且憐。而渡彼岸。此無竢先生之常談。莫助皐繇之石畫也。第凡官日練日熟。理署日做日生。不任事而兩臺難刮目。稍擔繁而藩臬爲裂眥。閱一陳案牘。經數夕而未得終篇。辨一大積寃。檄十移而不能完局。衷知有當道豺狼也。而不敢攖其鋒。耳悉有憑社狐鼠也。而無計擣其穴。甚者突未黔而訊我奸良。面未覿而操彼黑白。此中須有四顧踟躕之審。方可離此惡窠。脫彼苦海。昔人有云。理官有四苦。馬不歇蹄。手不停批也。苦則勞。俸難餬口。而鍰不入署也。苦則清。訊讞心血爲枯。賢不肖同袋而受也。苦則焦。明揚則恩歸兩臺。而暗擿則怨斂四府也。苦則寃。不佞已被傷者。今日談虎覺色變矣。且聞包山霽溪之間。風景清遠。其俗敏柔而慧。其民桀驁而陰持上人之長短。柔則易親。慧則多銳。桀驁則干紀而犯刑。晏子御者之妻曰。意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惟深惟下。此入佛入魔之良劑。而度世超世之善規也。娓娓闊幅。聊資座銘。蓋不佞以同源之誼。兼緇衣之好。與尋常枌榆者不等。故其語無倫次。而意極諄懇者如此。

葉　甲生。蕭田人。師石堂集。

與方八公書

正疑此數日何魚書寥寥也。雲橫木戶。月壓柴牀。昔日佳朋。漸爲風雨。昨接尊牋。使人喜快不可言。世情之深淺。交道之厚薄。如立水中。高卑自見。今日不與文士墨客遊。彼亦不我遊。無益適自取辱耳。自放榜後。似山大摧。如墻大壞。如人之忽盲。如天之忽無日月。然自悔文章。不投世好。時命不逢。憂之無用。慚之

甚愚。楚項埋骨于江頭。虞姬遮血于馬上。世俗者笑之。壯夫憐焉。然賢達有萬不稱心之事。只以一杯酒消之。亦作僧作佛之要訣也。日者以來。閉門無事。呼倡優徒隸之輩。以爲朋。結屠狗椎埋之流。以爲侶。狂謌浩叫。髮散齒頹。衣帶麴塵。袂襭酒氣。卓乎以此爲樂也。間或稍醒。則又箕踞讀一二古人詩。聊當嗚咽。近又結納黥姬。狎媟名媛。寄性情于芳粉之家。托綿緒于香胭之手。相對則作連理之歌。離別則製相思之曲。神容彷彿。思理芊眠。浩乎不知有功名富貴之樂也。無聲前有手書見教。僕時答之不詳。今思身已落井。諒不能救人。欲面晤一快所談。又奈何入山作楚天孤客也。入山之計。無聲果讀書乎。果避世乎。避世不宜與功名之士爲伍。讀書亦當與銷落之流爲儔。斯雖戲談。實多妙論。幸爲我達之。吾八公當此時不我遐棄。知八公根器厚矣。刻草若成。敍文宜以今日盛名者爲冠。蘇公以爲凶衰不祥之書。奈何可弁冕也。貴恙近如何。幸加餐飯。

與家太守書

方庚午戰未敗時。亦謂富貴吾所自有。人定勝天。豈有遲我十年作貴。昔人謂杜暹讀書。不得作官。西楚勇伯。不得作天子。嘗始不信。乃今知之。丁卯之戰。罪在人。不在天。庚午之戰。罪在天。斷斷不在人。昨長修報甲書曰。吾輩抗志雲霓。拖光星漢。固自常分。儻不能鳴珂帝闕。即當註籍仙京。採栢上之芝。餐神瀆之水。豹隱深霞。翥翔雲上。斯言可與知士道。難與俗人言也。吾黨悟頭極高。靈根極慧。宿緣既徹。世味亦透。不比鄉村老宿。至頭白齒落時。猶挑燈呻吟苦誦。以爲石壓笋斜出。捲土重來爲其口實也。上不能臨川

祝逢逢入山呼飛飛圖縣白澤符稱天水以致暴富次不能侯門沾升斗之歡眼有千穿筋無一撮次又不能長貧賤苟免一世以圖此生頑死爲之甘心惟有披髮入山作僧作佛逍遙于冷風淒水之場遊戲于千里萬里之界朝食萄蔔夕採苦菜儻或懈怠委顛骨于虎狼飽骸骼于貔鼠靈氣上下從雲風聚散或在瓊苑或在閬宮望故邦族姓若雲屯然有時仙緣未淨謫墜凡界胎中想生來必復懊恨如今日作老秀才時也言念及此爲之愾然

再寄方八公書

甲頓首向接手書自秋至今已垂冬矣橙橘將懸寒梅若發光景日鮮麗自嘆貧賤人易凋易老耳半夜聞雞不知何志天泥界分亦不知此中果有何物主持其側否不得已再申舊好建立旗鼓以雪前冤非欲表異殊尤私翔傑秀以號召于衆閉門造車聊觀合轍不比一切少年作無用之浪名以播弄里耳輩恬不知恥已屬有量況又從而表著名聲吾八公以爲果何等也近日牀頭何所選述要當托根深細淨息微渺然後進而求于古人自必不遠頃者學士家口稱弓矢號曰習射依古制統有二義一以觀德一以著威今儒者讀數首濫時文必無德可觀此一也流人聚哨以巨億萬計武臣將帥無可如何乃欲以文士猥儒持一矢以退敵雖三尺童子亦知其可笑也此二也近見一二盛其衣服輒稱破的而大賢聖人云云便安置舛謬眞漢儒所云無廉恥之大也未知有識之士亦見到此否令兄章敍及林子將近況何似燈影酒席之下戀戀有故人之思何日共乘車過我乎寒風悽惻日夜相懷明河在天增我愁氣

與周無聞

聰明謭職。志氣崩頹。身且多病。越離外郡。如猛虎出山。雖一嘯能致風雨。然終爲牛犬笑也。

方　鋐章岌莆田人。紅琉璃。

寄永陽黃維乙書

一宵奇興。逢逢薩薩。凌霜渡雪。脚跡了不可收。小童不能從。僕蓋造其最巇寂寞者。移時而追及之。詢其步則已廿餘里。爲所居山之東脊盡處。而杜鵑已報夜分矣。小月微茫。深寒心肺。入境杳然。已乃隨月下半山。得老石四面松杉周之。旁楸下繞隙不見月。碧色鑿聲。可捫可歌。齒小休咯咯。不覺于于睡去。非見非聞。甦稠有句。俄爲松濤搏起。徘徊東白。尋夢不可了。

林　箇于山莆田人。江集。

寄周無聲

病居無事。擬建一塔舍于東山之阿。廣可容數十人。高惟與松樹並。秋冬之交。見山鳥往來不絕。頗稱佳致。貧未能也。

又

承教台駕卽入漳矣。僕當附一劄。致黃可遠先生。僕尙欠清源巢雲二詩。到清源萬無浪筆。形吾短也。

又

泉中陳石丈簡之故人亦天下士也近刻有定山霞圃紫塔三集紫塔不甚佳獨定山霞圃所載皆記杜牧之不及也往當求之

又

佳詩及諸集既不肯刻矣索僕弁言胡爲乎承命僕敢不勉但僕嘗憶客歲序劉後村詩時三易稿幾不能存豈非江溪見海而退乎笑笑

又

別後無佳事唯編次古今人表一書可千餘卷安頓次第與班蘭臺相去不多獨于魏武帝一人尙費斟酌考亭云魏武名世奸雄四字自是千載定評然僕終愛之不忍與司馬昭諸子爭雄也

又

逸周書是千古庸書胡天下文人爭爲怪異蓋繇中間訛字甚多讀者不能以句遂目以爲奇書如使得閱郭景純海上篇不知當若何驚喜也甚矣儒生之寡聞

又

古詩十九章惟兄裁定並爲我草數言于前但道僕是偶然成者非慕乎古人而刻乎十九首也杜子美作秋興偶然八首後之懷秋者不敢爲七僕深憂之但恐子美見之當亦憂如我等也

周　聞無聲莆田人白湖集

復許又米書

聞自開春三日暴寒。在死法中。自正月二十三日至二月十三日。不省人事。天外歸魂。則見老母摩足。妻子飲泣。賓戚紛紜。爲吾後事。黃冠巫咸奏鼓。駭駭。於時身佩符圖。更飽桃茢。耳盈咒頌。載鬼十車。自此人理已無。豈大丈夫之面目乎。不覺失笑。令屏去。雖氣急鏜鏜。心明口短。以手指妻子曰。取紙筆來。吾尙能書。以老親後事屬伯氏。文章後事屬又米。不料生理垂殘。回光復續。日漸一日。毒氣迸發。醫者咸云。風入經絡。決排無路。亦其理然耳。內輔參苓。外附丹石。痛入心脾。展轉反側。喂湯啖粥。如食疾孩。甫聞新蜩。載離牀褥。自謂庶幾免矣。而肺氣不平。如聞河決。守口有笙竽之聲。開口見珠玉之濫。眼中滾滾。花在霧中。耳畔洋洋。人立濤裏。時當襲葛。獨曳重衾。兩足夜分。非人不暖。牢騷荒舛。喜怒不恆。悲夫。齒髮苕華。居然有爲之日也。而精神骨法。已成老翁。尙何望顯親成名。不負盛世者乎。

張壬則督大長泰人。

復王穀子書

唐宋去且千歲矣。磨蝎爲退之子瞻患苦。若將終身。今又以其患苦。患苦後人。人之得之。縱無庸庸福。亦必有赫赫名。然骨弱者口啞而啖堇。骨強者雙足走千萬世。磨蝎雖狠。不及追矣。僕古襪線也。儡之索。蓬轉于場。馬之汗。雨灑于路。疑其祟由磨蝎。然私心猶以爲非。其骨可以植而起也。足下撥雲翳眷不少衰。而信安徐令公至爲逢掖倒屣。今何時。顧有中郎傾王粲乎。僕常妄語。才人者。天地以爲筋骨也。才人之

文章。天地以爲氣血也。殺運開而兵燹起。金石彝鼎。化爲灰燼。高臺曲池。傾爲平壤。而經史載籍。下至稗官雜說。罔有不傳。搢紳先生。忠死孝死。寇盜死。獨文章之士。顚連江海。織屨吹簫。變姓名。易服色。未嘗或死。天之自愛其氣血筋骨。何如哉。故心魂方魘。文將悟之。鼻息方鼾。文將通之。強欲滅之。安得而滅之。徐令公智者。可與道也。僕命不猶。長守寂寂。仲華笑人。恬不知媿。嘗欲賫具負書于貴人之門。而閽者恆如鬼蜮。伍伯之徒。鋒距厲于太行之獲。葉公徒好畫龍。天下士將自處于怪物。往往裂刺廢歸。昔何元靜齎綾文數百。一日輒盡。心奇其才。然實不敢效之。夫餌于海者。喪鯨鼉之偉。而獲鯫貪鱭躁。則怒而棄其綸。有信天翁焉。立于海濱。魚前則嚥之。不然。未嘗飢骫以實其口。嗚呼。不妄動。至靜也。不求天。至強也。是鳥也。安可籠哉。

朱泰禎馮仲莆田人。

報曾長修書

讀近日作。取裁江左。至勁潔流逸。仍不失漢家風。乃爲善之。手教纏綿。論文章之沿流。指羣萃之得失。人無遯貌。各見其心。下里杓人。倖膺大訓。西北不晝之地。頓揚四照之華矣。當今之士。實質既衰。繁文用熾。柔筋脆骨。剽竊子史。猥以施嬉之姿。而蒙方相之服。市井纖兒。競相驩詫。及其褫去。依然婦人。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未之有也。又何似焉。乃一二有識者。究亂生之所由階。遂欲焚燔子史。禁錮聞見。是猶爲粱肉不可以療病。而幷棄粱肉也。豈不哀哉。竊謂作文選文。皆當以力量爲主。力量之充。由于識見。識見

之沉。由于存養。韓文公、百代宗師也。觀其言曰。吾學之二十年。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肯觀。非聖賢之志不敢存。此可以觀公之識養矣。是以其爲文也。如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發而爲奏疏。則天子不敢奪出而爲辭令。則強藩不敢侮。嗚呼。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足下銳然欲起百氏之衰。奏一匡之績。識力存養。殆爲兼之。弟實瞢且餒。善病畏人。才嗇自天。巧非長卿。而遲過之。速非枚皐。而拙過之。持是以當大敵。則膽怯。而神不善。神不善。故文無識見。無識見。故遂無大力。斯則鄭衞之曼音。而非堂廟之鉅奏也。

與某同年書

某忝叨同籍。念久處隱約。無窮時。素屈指吾黨聲氣中。夙稱幽燕老將。兩臂能開八石弓。據鞍顧盼。而意氣不衰。尙隱然有勒燕然。封狼居胥之勢者。必首推年臺。卽昌箕能因諸子。未足方幅。今能因既颺去。昌箕與弟雌伏。而年臺乃以聖天子破奇格。收茂才異等之士。獨炤耀三百年後先史册。李贊皇所云。好馬不入隊行。誠哉是言也。卽日東雲鶴起。西縣花侵。恭逢年臺鳧舃初飛。彼都人士。竚馬懽迎之候。某以川途修阻。縮地無術。唯延首粵嶺雲霞。灑酒西南相賀。敝盟弟黃季黃。敝業師之子也。阨于數奇。今季黃亦年少有儁才。家貧落落。不能治生。商賈挾策。餬其口于四方。遨遊兩粵間。茲因其行也。敬附數行奉訊。並爲介而見之于年臺。倘不以其爲鄙且輕。願進季黃而庭教之。渠非敢有私竿牘。獨唯是西土人士。有延師而教其子者。幸不惜牙餘及之。念敝盟弟以一片之影。越萬重之雲。寄如綫之命脈于弟之片紙。此何

異于墜千仞之淵。非年臺烏獲之力。舒手尋之綆。汲引而出之。必無濟矣。提挈寒生。亦年臺意中事。願少垂盼焉。即弟身沐鴻波曷啻矣。臨楮神馳。

上施四明公祖書

竊聞物扁于所甘。士扁于所守。故出則爲鳴鳥。處則爲餓麟。豈以其珂雪之皜皜。而蒙夫溫蝯之汶汶者哉。今某者下邑之朽人也。鄉黨自好。大與時闊。其爲文也。喜爲素秋。毋爲華春。寧博鬼哭。不求人嬉。是以十載轅下。與窮爲期。而固守幽拙。未嘗間詣郡朝。茲乃不能撿情自封。修婧出之具。猥晉而遡誠鈴下。思欲一識韓荊州。羈寓丹霞。爲日滋久。蘇子弄鋒于桂玉。馮生彈鋏于車魚。窮紀竺寒。嘆河清之難俟。豈不悲哉。孔融守北海時。志士鄧子然告困。融曰。吾安得愛斯釜庾。以傷烈士之心。夫三子者。所求同而所得異。由此觀之。士安有窮遇之命。不繇於天。而懸於君侯。寒谷之律可回。魯陽之戈可返。雲寸而合澤。尺而下矣。劉勰云。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爲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孰爲媵且櫝哉。不肖即爲秦女楚珠。亦何怨也。唯君侯垂鑒焉。

方拱乾坦菴。桐城人。

與陳伯璣

久不得伯璣消息。讀近詩。彷彿其八九。終耿耿也。古人交之深淺。學問之增損。率于詩中見之。蓋其寄託者靜而專耳。辭慕諸作。眞愷惻厚。已踞上乘。向曾以痛之一字告兄。如此則痛矣。應酬作亦堪壓倒時流。

但未免名之一字。橫據胸中耳。性情之極。應酧亦歸性情。如惠子白驢瘦。鼎湖瞻望遠。所謂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也。吾輩究心此道。當時時體會一傳字。消除一名字。傳之必可名也。名則未必能傳。此中甚微。長安非詩地。老夫則舍此無以爲生。所求年來轉多。恨不得兄一面商之。解人不可多得。每詩成。惟有自起舞。或者將來有知己。所謂不需名而若有可傳者也。仲兒亭咸。近稍長進。其使草曾見之乎。欲錄近作數首呈政。但不知從何處錄起。詩必閱其全。令其人經歷與會。了了紙上乃佳。所謂寄託靜專者此也。容以今年詩全抄一本寄白門。兄向兒育輩取笑之可也。呵凍作字已長。終覺不盡。

吳山濤岱觀。歙縣人。家錢塘。

致周減齋墨

未能祭墨。先爲墨所醉矣。近有墨名覆面臥者。言其黑也。別歸寓樓。擁襆瞪視老隃麋。作隊未散。摩挲古香。又不止覆面之足以喻其黑矣。携存一丸。耑以上貢。壽陽太眞初入。不爲六宮所妬否。笑笑。

徐延壽存永侯宦人。宛羽樓遺集。

與周減齋

昔方孟旋魏仲雪兩先生。同宦金陵。接引多士。是以海內名流歸之。如庶禽之朝異鳥。迨仲雪奉督學之差。方先生出祖雨花臺畔。時鄉試屆期。仲雪握孟旋之手。言弟行矣。而今歲有一名士。不入棘闈。皆兄責也。方先生還署之次日。即使人大索四方士之欲應試而不能得者。務使羣才無珠遺玉擯之歎。嗟乎。兩

先生欲造就後學若此。是以數十年來。聞風者增感。仰止者興懷。聲稱何奕奕也。今之兩先生。則吾師以一身繫之。故四方之士。聞風仰止。不復遐追前喆。抱生不同時之慨。棘闈已迫。度遍索士之欲應試而不能得者。吾師定不後于方先生矣

許　友有介。更名眉。字介壽。侯官人。米友堂集。

與周減齋先生

章侯花草册。忽覓又不得。令人背熱。數當遲見一日耶。容細搜以請。

又

榮木晝容再留作五日而後別。共二十四幅。當併日臥坐此中。亦須一月快遊。畢友躬賁于趙也。

又

無翼之言。市虎之播。眞堪搖天倒海。嗟乎。吾師尚有心於友耶。友骨寒心死之人矣。適家破身辱。百意俱灰。善且懶爲。但恨無深竹矮茆藏此骸骨。尚敢取罪戾當世。若不肯鐫平原心結少伯。不敢向吾師前作此驕子弟喃喃之語。師諒之。

又

吾師秋月澹面。春風扇人。不覺潦倒屏榻間。抱醉而歸。人生樂屈一指矣。承惠教二詩。適從郤外晚歸。吹燈快讀。眼光欲響。敬服敬服。

又

陳叔度趙十五同鄉人。復同社。死不能爲之墓。眞當愧絕。頃拜捧瑤函。嘉言懿事。光浮紙背。友同鄉同社人。當以五福鍊作珠環。百靈和爲蘭蕙。紀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二翁有子而無。知于泉臺風月之晨。有拱手而含笑耳。

又

齋頭秋蕙。竟發一箭。自賀必有佳話。既而吾師詩文至矣。文字山水之間。眞不負人也。王宰以半月方得水石。友自今日始閉門。可數十晝夜。作雲烟歸袖主人矣。先生眞移我情耶。

又

一卷已臥遊半月。每至佳地。則脫車停橈。夢寐于斯。友亦不廉矣。

又

夜來夢寐。在溪雲山月之間。總爲詩晝塞破屋子耳。病窗無事。寺茗作供。日開半卷。或能釀出一二句好詩。報答吾師。未可知也。佳筆見贈。拜抱于懷。村婦無文采。插滿髻山花。雖不見好。亦不見醜。敬謝敬謝。

又

別榮老畫去。如一故人遠行矣。是多一相見也。紙佳極。當集諸子閉門爲師。作山水花卉。十日內可報命也。野離寒菊。必欲得佳咏。幸破悶爲之。候教之心。奚啻望江瑤柱。

又

勉駑肉緩矣。當借此安車良馬。故咋向師乞筆。自知若小兒見餅餌。而喜涎垂至地。便作啼索狀。竟忘于禮體之宜不宜矣。巨細是友要藥。作小楷者。則如醜婦明鏡。雖不敢相近。然亦不得不時有一照也。

又

前進別不敢言別。知先生必返白門山水之間。必來追隨杖屨。故不向此中多一酸楚也。別之次日。登舟灣上。行李蕭落。獨處六十餘日。方抵虎林。御河水涸。入閘肅閉。所歷山川。一石一樹。一郵一鎮。沽一壺黃酒。市一筐蟹魚。無不回想侍左右。隔燈夜話時。使人腸結鼻酸。但自起而自歇耳。抵家但餘滿面風塵。故鄉城郭。已非向之翼然綣紲者。今則叠叠凌齒。兼以颶風之後。坊觀廬舍。頹委殆盡。家人面如塵土。慟哭傷心。告訴債主凌辱。伍伯索餉。眞如刀鋸刻刻受也。近來朋友親戚已絕往來。酒茗聚談。竟若瑤池王母之宴。安可得耶。寒家之屋。前後左右。已分數姓。友所自居者。僅此屋十之一。主人反爲客矣。每常見炊烟相亂。雞犬聲聞。一屋竟成一村。嗟乎。亦異哉。雲客無一見客地。客至巷邊門外立茶數語而別。蓋自屋典他人。歲月未至。不能取居他人屋。歲月已來。不得留也。遂成蜂巢蟻穴。一孔而自容。友舍雲客往來外。復無至友。海鮮薪米頗賤。實無買者而賤也。一日西吞瑤柱。市上如山。鮮香明脆。三十大錢可滿筐篚。謀於家人。適家中不見朱提顏色。已十三日。既而典衣易之。飽餐五六次。稚子輩來爭啖曰。此何名。何以數年不得見也。則友外出時。稚子皆不知有此物。家人不敢以此引其饞。亦無暇及此也。先生聞之。其信然與

否尊體千宜自重定力如先生自不待囑憂患著述今古亦有不同幷願先生且焚研瘞筆暫爲枯木以保雪霜自有春來旋榮雨露友臨啓可勝瞻注

陳允衡伯璣建昌人寶琴館集

復朱遂初先生書

使乎遠臨伏蒙諄示不啻親炙提誨但愧衡蒙瞽無足以當誘掖之勤前輩著書拘牽脫漏老伯一言使後學開聾感快何如大抵潛谷有鈎纂之功而無生動之氣蒼厓詳于事實而略于人材然二書自是並垂天壤在善讀之耳不肖鄙意妄擬專取明事成類略一書以人才爲主以事實分類使觀者因事實見人才或一人而兼數事取其事之大者載爵里始末用小字注明爵里詳在某卷某卷庶乎一人之數十事不紊一事之數百人亦不紊也吾學續藏分類不備獻徵錄之以官分人物考之以地分俱于事實無關即人才都晦如治兵治河之人即采其生平論兵論河之切要者載之傳後文章理學之人即采其生平論文論學之切要者載之傳後皆以小字夾行附見徵踵事文類聚之意而視世說語林部頭稍闊紀錄彙編及諸見聞小史亦俱欲采入以志前後尙論之異同所恨不肖衡才識闇弱學力未到不能奮手筆評斷三百年之是非又家貧旅泊不能致僻書與延繕書之士未審十年內外粗有次第仰求老伯裁定否實恃總角受知猶子及門異于泛泛時求指南自非同志二三先輩不敢言及自取詬厲也

張可仕字文峙以字行號紫淀江寧人

與姚寒玉

前聞一染紙。便得白粲三十鍾。僕之搔首問青天者。不可乞庾釜耶。願請世尊所食之餘。益我晨炊。誰握麒麟筆。都乘鸚鵡車。莫將乞米帖。認作絕交書。此豫章老友曹洞山句。附博一笑。

答龔芝翁

先生吏隱人間。心棲天上。所以頤神寄志者。詩歌也。邇來精進。逾臻神化。遙思嘯咏之處。天雨百寶。間錯紛糅。但恨不得諸大弟子。如紫淀道人者。領諸才士。而爲上首。梵唄咏歌。以讚誦大導師之微義。不佞弟于此道。亦不敢不以自任。倘得廁于高岑王孟之列。佐李杜而敷衍大乘。以教後世。悠悠世路。舍我其誰。先生當不以爲狂妄而斥之也。

韓　詩聖秋。固華涇陽籍。三原人。

除夕與伯紫

病目殊甚。不能出戶。但聞風雪瑟瑟耳。不知歲之已盡也。前夕飲無老家。歌吹喧呼。時方地震。坐中皆未及知。而岑寂者知之。乃歎世事大約如此。是日又聞一友之亡。不勝哀悼。人生直如寄。非痛飲即念佛。此外無一事可爲也。弟今歲無錢買肉。亦不必買。祀先只用蔬菓清醑。亦不出門揖客。此戒已三十年矣。我輩念一年內何所爲。輕輕棄去。轉盼衰老。自己事作何打算。即兒女婚嫁。亦是百草頭上露耳。到用着處。都用不着。安得丈人在此一痛快言之。

黃景昉東匡晉江人。甌安館集。

與黃明立

頃亦刻近詩數帙。離羣索居。久違繩削。里中亦復鮮以此道相質正者。冥趨狂馳。恐從此爲大雅所棄。求先生鑒定。得一言使知省改。年近四十矣。修名不立。頭顱如許。日披閱鄭大白宮贊遺集。慨然歎息。清新俊逸。故自本色。而亦微有才未盡量之感。都緣平日因循酬應。神有所分。此公尚爾。況昉之最駑下者乎。然使昉若改從時賢。墜今吳楚諸名流派中。則亦有所不屑。惟鮑叔知我。始敢略吐其胸懷耳。

答周減齋

芬依德宇。慶衍慈闈。世外幽貞。粗獲全其母子。民間瑣禮。未敢聞之君公。何期遽使之遙臨。伏動風人之雅詠。伏披瑤櫛。光垂琬琰之章。兼覩銀鈎。妙極風雲之勢。惟臺下宏愛人之德。罔靳遺羹。乃膝前具知子之明。恆懷恤緯。重播無疆之頌。彌深不匱之思。薇省雄藩。在昔首尊岳伯。幔亭勝事。于今高宴曾孫。蓋將老吾老以及人。庶幾親其親而至善。五百里侯服。且在邦域之中。千萬年春秋。永効岡陵之祝。尚圖躬謝。曷任神馳。

與周減齋

東方生有云。丈夫相知。何必撫塵而遊。偃伏以日數哉。諒夫于先生。雖未荆識。而庶其德宇。諷其佳吟。若有送抱推衿。默相通于形氣之外者。誠不能自解也。抄有拙句數十帙。敬塵清覽。目下風雅寥落。惟先生

實爲正宗。既不可過泗州不謁大聖。又不肖腐心此道。頗亦有年。知己難逢。流光易謝。亦高漸離所慨念。畏約願自出其匣中裝時也。先生案牘之暇。時賜批繩。倘稍有一言幾乎道。勿吝教音。一題及之。感且不朽矣。前亦有唁張林宗五詩。仗所善蔣生以進。不審可置之珠玉之側否。奉唔未期。臨楮曷勝翹跂。

宋徵輿（轅文。華亭人。）

與張薇莽

從蘭譜中。嚮慕有年。幸覩光儀。殊慰饑渴。盟翁道風映世。一聆教益。塵土盡浣。那能不作天際想耶。拜讀大著。冰心玉骨。覺暗香浮動之句。尚落摸擬。得名作而梅花之情性盡出。一卷冰雪詩。避俗常自携。敬珍之笥中。朝夕諷詠。以當把唔矣。填詞一道。弟尤夢夢。大約長調爲難。蒙示新詞。格高氣老。合子瞻魯直而出之。自不作南宋諸公語。而盟翁欲于辛陸自置一席。得毋欺我乎。弟向曾倣鍾氏作詞品。尚未問世。茲以匆匆理裝。未遑坐松風閣上。一吐胸臆。又恐盟翁障扇割席。笑元規塵汙人耳。心痗日甚。未能搦管。大集序言。容舟次撰成。覓便寄上。

陳台孫（階六。山陽人。蜃舫集。）

與陶菴

山野之人。懶慢自廢。暌別四載。未得圖晤江干。辱我公垂念殷篤。時切遠問。每接雲翰。惻惻落落。不異當年握手時。讀昨夢儼然千里駕前歸。亦只數行書之句。又不禁黯然魂消也。弟以仲冬至白下。得盡讀榕

屃諸集左顧右盼如見曹劉大雅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舍我公自難其人矣我公今年正四十少壯幾何相逢皆老未免欣慨交心靖公徽望武夷詩漫作長歌聊當忭舞語言膚率存其意可也弟邇益好醉自著楚州酒人傳遠近同學俱有長歌相贈得鴻篇遠惠糟邱生不朽矣

陳　焯默公桐城人滌岑集

與姑孰同人書

聞采石太白祠宇復新當事者來詫爲盛舉招弟夜遊弟亦欣然欲往也其祠旁舊有捉月臺宜乘此時別署嘉名一洗從前之謬蓋世俗言太白在采石因醉泛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至溺死其說甚誕不足信也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序云陽冰試絃歌于當塗公疾亟草稿若干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公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然則捉月之說正與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矣欲以此告某君聞其所賞新詞頗用騎鯨仙去爲眼目驟聆鄙言不但不從且恐大拂其意也殊不知太白衣宮錦泛舟往來采石卽此一事已足千古騎鯨捉月之有無于山川何損益乎公等宜急更之勿令後世淹雅之士笑姑孰無人也如何

答王涓來

承問堅元礥近狀弟與此君相距三百里不知其他但取其能餓耳世未有不能餓而可爲高士者若使此君亦僕僕公卿間丐盤餐裘馬自鳴得意是子眞乞威斗之龐靈靖節希江州之肉食矣以云遺民年

兄其許之乎。

又

國雅之選甚善。但一言奉規。寧嚴毋恕。近見紛紛操選政者。太約以辱位之崇卑。爲篇次之多寡先後。友人潘蜀藻笑曰。此直一部有韻之縉紳便覽。非詩也。仁兄主持斯道。自應特出手眼。諒不使西河沿洪家。與妙選爭紙貴。騷壇良有幸矣。一笑。

范印心正河內人。溫縣籍。

都門別友

四詩字字針砭。使人讀之。淚涔涔下。前二詩。煩作小楷書白箋之正面。炎途觸暑。百疾待人。誦冰雪之句。念海內正人。不我遐棄如此。因用以自赦。生全之功、不在參苓下。不止借火齊木難。壓多寶船已也。

與周滅齋

載奉色笑。未及快談。聞體中小極。知薄寒中人。當已霍然矣。佳刻偶思繙閱。幸盡檢以付子公之食指動矣。毋令染指而出也。

萬代尙開來長治人。

答林可任

先生以再來人。拈第一義。卽禪卽教。離有離空。非獨古德面目。儼然如在。更令正法宗風。照耀天地。區區

世間文字以爲不朽者。何啻雞子之視鳳礨也。弟宿業深重。未能拔足。值此多故。籌畫爲勞。思欲一瓢笠百念放下。隨堂粥飯。作一本色道人。寧可得耶。荷蒙慈誨。示所撰述。愚魯之資。莫窺元要。而醲蠢甌醐。人知悅口。便當商之羣賢。倡梓流通也。仰飡法乳。微妙希有。豈是拙詞所能讚誦。緣欲就正。輒草一序。惟是南車。敢忘北面。

答王伯馭

蘭芬注臆。樾蔭被躬。鴻翼雖稀。鳳輝時覽。太夫人康吉勝常。宅眷安燠多慶。祈紓內顧。無塵清神也。胡生以強仕之年。溘焉化去。孤兒盈室。少婦在帷。自非木石。能不凄然。捧讀來翰。哀思踰幅。纔聞鶴唳。輒弔士龍。未絕廣陵。翻思叔夜。掛劍秋高。碎琴音切。以古準今。未爲多遜。某于胡生。雖無十年之雅。頗有一日之知。自嘆人亡。懼生家難。卽爲申明告誡。極力護持。亦足令孟嘗息淚于雍門。季子弛哀于嬴博也。敬此裁復。以慰遠懷。幸解悒悒。兼恕草草。

約友人

庭月可中。壺冰入座。豆花雨歇。正宜揮麈之譚。桑落杯深。願續弄珠之句。敢告前騶。布席掃室以俟。

羅孚尹 瑕公。上元衞人。寄籍永陽。家白門。草堂橋畔。原名光璽。篔壁稿。

復喆能之長者第二書

獻歲融和。注望仙鳧翩然而集。南郭之芳遊未遠。低徊香阜筠松。北山之往事可追。髣髴辟雍鐘鼓。相期

圓澤三生石上無生再晤參寥新夢泉邊昨夢念携手之一豁感分背之無悰謹下楊掃門以竢

袁于令籜菴長洲人音室稿

與安公

公訊老夫近況耶昨題齋中一聯曰佛云不可說不可說子曰如之何如之何老夫近況如是而已

尺牘新鈔卷之十二

王亦臨穆如江寧人虎風齋集

與羅瑕公

春寒渡江又添玉臺人一番苦思瑕公所以不肯出桃花洞口耳何日來谷中別諭容遣報

又

闊別久矣中秋後數日放腳過尊齋卽兄歸田之日也願言之懷殆不可勝弟此番幸獲適遭其睡耳如兄者所謂妾姊高邈不似鄙薄苟然然弟自以受教下風爲願也來句已不啻百朋之錫乃重損酒貲乎弟自不敢以常格爲辭月內諸冗畢卽待兄于古松流水之間貰一瓢快說平生何如望之望之

周圻百安撫州人嘗實堂集

與王壽格

足下癖印不下僕所藏雖未如僕向時之多精卒三千勝疲兵十萬矣僕所藏多散在貴人家足下愼守勿失展此帙如入金谷園頗思吾家三徑五柳也

與毛文山

僕生平詩多爲零星小册欲彙爲一集卒不能今並零星小册亦不能存矣足下愛我詩欲盡書生平詩

歸之途窮日暮拈筆如五石弓僅書五七句就正是何地書是何時書足下他日展此應有餘慨也

與李小有

露筋祠稗史實稱鹿筋士人至今稱露徑自歐文忠賦憎蚊始以爲貞女子死于蚊過其地者感慨之至低徊不忍去相謂古貞女委寒烟蔓草間如此矣從而歌詠之歷數十世不衰嗚呼盛哉太史公曰其言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露筋蓋無所考疑則傳疑又曷可誣乎然援舊聞驗民風三代如一日也嗟乎幽貞之蹟雖漫無可考矣猶將歌詠之彼松筠紀節而馨烈確可徵者又何如光赫哉僕集祠中詩若文梓之煩先生爲我序

與高康生

康生足下大江別後七夕後始入三山當事若以萬里之行爲未足者復進之以杭川杭去三山千五百里遼寇騰擲接壤潮贛視事之日便荷戈城頭自念宿世積何辜愆獨種得危城因緣甚深舉足便得無煩企及倘世間名酒異書時花美女種獃喜緣亦復如圍城所種之深亦復舉足便得無煩企及豈不甚善既不然則儼然食息胡爲者城上柝聲與晚鴉競噪秋螢點點月如霜毒矢如蝟毛孑然一書生念兩尊人遠在數千里外妻孥復旅食榕城元潤星子皆難相從憂從中來淚涔涔下懷中刀點點寒承如血如雪也僕卽木石寧能堪此夜登城樓得詩四首康生取讀一過知有凄然不自禁者幸幷示蔚生

往返萬二千里知與弗知咸曰弗返已見弟卒返咸曰蹇拙哉不宜返卒返然既蹇拙矣欲求不返胡可

得。然以爲返而少憩不能勝弗返。或庶幾有以慰卒返也。甫匝月。卒有杭川之行。杭川近江右。土瘠民悍。瘠而悍。盜叢焉。江右餘孽又蔓延于杭川。以故杭川視邵尤難。當事者。舊弗愜弟。其言曾全邵、會當再試杭。詭語耳。實欲汨之。賤眷之在三山者。艱偕行。星子督豚兒甫有緒。元潤將適莆。咸弗隨。其隨者。仍同困守樵川。八月之伯祥耳。菊月三日。纜解水逆。重九日。甫行三百餘里。十日抵延平。十三日如臨汀。尚未知何日至杭川也。价返恐欲知弟近況。聊一寄語。

又

每展畫册。見蔚老以性命應我。使人惶汗。畫式一紙。康老便中爲我索同人新作。蔚老不相棄。不妨再爲我作之。不能作官。隨人穿鼻。終日作此沒要緊事。每每自笑。然不如是。則弟死于蠻烟毒霧中矣。康生憐我。

又

南國賢書。翹跂久矣。意我康生。此行必得雋也。乃賢書至而康生復康矣。是日與伯祥相對。黯然凄然。不樂者兩三夕。卽丙子下第時情況。正不爾爾也。雖然。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康生此時有悲秋之感。則三山九曲。儘可舒嘯。惠然而來。是所深望。蓋閩屬此時已成康莊。無復豺虎縱橫。若如去歲今時。則不敢折柬相邀矣。

又

膺到何峰忽自還望武夷詩最多只此便足壓倒元白豈惟壓倒元白即唐人集中如此句未易多得也家君七秩弟不敢求世之所謂顯者之文一二知交知家君深願得一言幸絨寄借光集中不小文選煩足下訂其訛字即一圈一點皆煩訂正足下案頭所見暨足下雄文豈無可以入弟選者特不留心相寄耳古人成一書多賴良友之力願足下勿忘

與王先生

僕久於東南頗識東南士而東南士頗知有王先生折節下士聲滿天下又頗知僕爲王先生至戚肺腑交僕度東南士必有欲偕僕以識王先生者遂誓之衆曰吾與王先生約不以一字爲人作曹邱東南士信之亦遂無一人欲僕作曹邱者然僕實不與王先生約王先生且喜見東南士僕爲此言者懼取厭于王先生且恐爲累耳今僕爲先嚴慈襄大事事畢策蹇行矣則此後去先生日遠通問益艱東南諸同人亦不能以此事強僕矣遂敢爲蔣孝廉作曹邱孝廉于僕稱莫逆交者二十年眞人眞品弟肅然敬之者亦二十年來探禹穴託耳實有所望於王先生僕肯爲人作曹邱度數月以來書且盈尺人且滿王先生階下僕既皆絕之而獨專精畢力於孝廉則孝廉可知僕肯爲人作曹邱即王先生不愛客以僕故必少加以禮貌即不過費而積數十人以累王先生累亦滋甚僕既專精畢力於孝廉王先生亦或以盈尺之書滿階之士專精畢力於孝廉也孝廉以吾兩人能專精畢力也遂毅然行吾知孝廉此行必有當矣

與濟叔論印章

僕沉湎于印章一道者蓋三十餘年于茲矣自矜從流溯源得其正變者海內無僕若間常謂此道與詩同宋元無詩至明而詩始可繼唐唐宋元無印章至明而印章始可繼漢文三橋力能繼古然未脫宋元之習何主臣才能自振終未免太涉擬議世共謂三橋之啓主臣如弇州所謂陳涉之啓漢高者其所以推詡主臣至矣然欲以一主臣而束天下聰明才智之士盡頫首斂跡不敢毫有異同于其間勿論勢有不能恐亦數見不鮮故漳海黃子環沈鶴生出以欵識錄矯之劉漁仲程穆倩復合欵識大小篆爲一以離奇錯落行之欲以推倒一世雖時爲之歟亦勢有不得不然者三橋北地主臣歷下子環鶴生其公安歟漁仲穆倩實竟陵矣明詩數變而印章從之今之論詩者雖極口詆竟陵然欲其頫而爲黃金白雪百年萬里亦有所不屑今之論印章者雖極口詆漳海然欲其盡守三橋主臣之努力加餐飯痛飲讀離騷凜不敢變亦斷有不能故漳海諸君子甘受人符籙之誚毅然爲之死而不悔者彼未嘗不言之有故而執之成理也僕常合諸家所論而折衷之謂斯製之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正奇者亦醇故嘗略近今而裁僞體惟以秦漢爲師非以秦漢爲金科玉律也師其變通不拘已耳寥寥寰宇罕有台作三十年來其朱修能乎次則邵僧彌顧元方次則萬年少江皜臣陶石公（碧晉江人）程穆倩薛穆生諸君子往矣存者獨石公穆倩穆生耳然三君各有其長亦有所偏求其全者其吾濟叔先生乎先生能以繼美增華救此道之盛亦能以變本增華救此道之衰一燈遠繼秦漢而又不規規于近日顧氏木板之秦漢變而愈正運而不拘當今此事不得不推吾濟叔矣

又

絕去甜俗谿徑。是濟叔本色。空夷浩渺。更可見濟叔胸次。我與濟叔俱家江上。見此茫茫百端交集矣。

又

夜來與冠五小飲。遂爾大醉。燈下任筆題尊册。不覺無倫無次。知不免大方胡盧也。薗次一段。自覺瑣屑。然古人文字偏于極瑣屑處寫得其人鬚眉生動。不孝雖非其人。竊有志焉。知公不以嫣嫌也。

又

君有所不足于市石耶。漢玉之外。妙莫過于市石。凍則其最下者耳。不孝蓄老坑凍最多。亦復最善。兩年以來。盡賣錢餬口。買者但欲得吾凍耳。豈知好手鐫篆。便亦隨之去耶。彼買凍者。即得妙篆。勢必磨去。易以己之姓名。故市石之形。百年如故。凍入一家。則矮一次。不數十年。皆侏儒矣。不孝凍章無一存。而妙篆反因市石巍然如魯靈光。誠哉漢玉之外。妙莫過于市石也。足下苟愛惜妙篆。當永永戒鐫老凍。專力于市石。

又

故鄉酒奉一壺。同濟叔隔墻泛蒲。亦是我兩人一端午。亦當我兩人一還家也。趁熱急飲。

又

此中見大作者。俱有南陽劉子驥之思。不孝懼唐突。不敢作包攬里長。若不拒。便褰裳濡足。桃源洞恐成

河西務矣。

又

賤造煩質朱公。雖不欲先生透露消息。然又恐先生不實實說破。如此薄命。萬一落得一兩句不好話。既無救于性命。徒多數日愁苦。則不如說明。博渠幾句甜言。落得眼前快樂也。一笑。

答黃濟叔

先生云。近日作印章。不必用意。自有配合之妙。得之不孝之詩文。謬矣謬矣。不孝之詩文。近日少少曲折如意者。從先生之篆之鐫之詩之書之寥寥數語札子、種種悟入耳。爲此言。似吾兩人交相譽。吾兩人豈交相譽者。第不孝微窺先生所作。半月來。實實更進數層。不孝動筆亦實實略異往昔。所以然者。吾兩人交相動耳。世間絕技。源流總同。世人所以不可傳者。無他。坐使人無所動耳。不孝得先生一字而心動。先生得不孝一字。度亦未常漫然于中。交相動則交相引。于幼渺不可測。惡有所謂譽哉。今人滿部詩文。大套印譜。細細搜尋。總如疲牛拽重車。入泥淖中。何處使人動。及讀班馬諸傳記。便欲哭欲歌。見雲漢北風圖。便乍熱乍冷。拾得古人碎銅散玉諸章。便淋漓痛快。叫號狂舞。古人豈有他異。直是從千百世動到今日耳。先生以爲然不。

又

既在濫泥中。愈動則身愈陷。願先生立定腳跟。自有瓜熟蒂落時。同汨洪流內。不能援落水羅漢。以此自

愧也。

又

祝由科有徙癰法。此公得之矣。每以尊事語人。謂人取名字。當極僻極古怪者。方能免禍。客曰不然。須取極平常者。庶禍發時。尚有濟叔一輩人頂缸耳。一笑。

與林鐵崖

伯敬友夏。只是好新。落筆遂不顧所安耳。他且勿論。卽如穆天子傳。汲冢周書類。凡缺字類作□。武王几銘。皇皇惟敬。□□生垢。□戕□亦缺文也。兩君目□爲口字。友夏云四口字叠出妙語。不以爲纖。伯敬云。讀口戕口竦然骨驚。不知几銘與口字何涉。豈三代時便學作鍾譚詩耶。卽此已可笑。何況其他。

又

居官而論門戶已足笑。作詩文而亦論門戶。豈不可駭。至父子作詩文。而分別門戶。豈不尤可駭。王百穀以詩文名海內者三十年。詩亦醇正典雅。至其哭袁相國之墓。白王仲子之冤。行誼有足多者。有父如此。亦無愧于其子矣。乃其少子留字亦房者。略有才情。走入魔道。附予鄉馬仲良。竊名于世。近見其詩刻種種。無一語及其父。同時諸名彥爲留序詩者。體留意。亦未敢一言及其父。若百穀生前負大辱于世。留不屑爲其子。故推而遠之者。詩文卽不同調。何致自昧于人倫如是。僕故曰萬歷中以門戶分別。忍于推遠其父者某。以詩文分別。而忍于推遠其父者王留也。以法論留當首誅。先生方操選政。如留者應在必黜。

卽不黜。求以僕此語載之留詩之前。使知倫理中有此等禽畜。

與胡元潤

索弟書者。但求舊連四紙。便堪揮灑。綾綀皆不敢書。王荊公作字。未常輕用綀帛。獨于佛語用之。大有理。千絲萬絲織來。一筆兩筆塗去。弟詩卽不惡。字卽不劣。亦不敢造此惡業也。

答張嶰筏

此來已不見紫淀老人。痛甚痛甚。遲遲不敢唔足下者。恐觸人琴感耳。大貺且留爲雪中沽酒撥悶之需。紫淀之集。雖有孝翁諸丈在。然弟事也。未敢以之讓人。行將與足下訂之。小阮何往。空使人作松風之夢。

答范文白

祝培之以七十老人。于徑寸牙牌上。書桃源記。細髮爲行。微塵遮字。更留其下爲作圖。眞世間奇物。原記固疑佛疑仙。此器亦似神似鬼。劉子驥見之。畏此局促。應攢眉而去。不復生問津想矣。此中人。傲然魏晉以上。未免夜郎自大。雞犬桑麻。放曠太過。借培之之筆。略略約束之。報應之理。固當如是耳。一笑。

復余澹心

塡詞一道。在昔爲難。于今尤甚。徐青藤尙有雜出鄉語之誚。湯玉茗亦來音韻不諧之譏。鄭若庸、張伯起、後人極詆其開類書之門。諸君英英自異後人。尙苛求若此。況下焉者乎。近日新詞競出。非不靡靡可聽。但資白益工。詞曲益艷。其去元人日益遠。讀廣霞君集翠裘。覺馬致遠喬夢符。一燈猶未滅也。純用本色。

絕去纖巧。廣霞君不屑與世人鬬巧爭能。只欲以本色二字。挽回風氣耳。三十年來。弟最心許者。錢塘沈孚中之息宰河。孚中名乘雖未登峯造極。而一落筆便欲證入元人三昧。狠心辣手。近日博山堂粲花齋。皆不及也。石巢又勿論矣。惜其早死。未見其成。使天假此君以年。沉雄老蒼。或亦不減吾廣霞也。聞此中有解事優人。竟能演此。旗亭中不乏雙鬟妙女。廣霞君遂欲呼天下詞人爲田舍奴矣。如尙不行。當呼來。以一巵爲廣霞君壽。

與梅杓司

畫册得足下佳跋。少文臥遊。眞令衆山皆響矣。謝謝。拙什憔悴之音。不堪入鍾呂之聽。幸足下痛加彈檃。得師一字。感過百朋矣。容入城時。面聆教正不盡。

與胡元潤論畫

一水一石。藉以輔理性情。今人畫。但貢人以喜。導人以躁妄耳。與性情何與。僕三十年此道。見他人畫漠無所動。見元潤略一涉筆。便勿勿移情。僕不自解也。世人妄爭壇坫。讚毀紛如。如元潤者。當別置一座于青蓮花上。毀既無庸。讚亦不着。昔人欲藏書名山。以傳其人。字句紛紜。非名山所耐。惟當藏此一邱一壑。庶兩相愜耳。後世必有知元潤者。元潤自愛。

又

古人設色見素。今人設色見彩。惟元潤能悉其故。幸以語我。

與張宗緒

黎由核而根而幹而盈把而徑圍凡數十年始殺青而任刀筆竹由孫而龍鍾而斧而漚而粉澤凡經三十五手而成側理始可供印氏人由稚而壯凡數年而辨之無又數年而盡識字必十餘年始解文義乃災黎而鐫穢字造紙而印淫書解文義而逞淫邪之筆具雙瞳而讀非聖之書成諸天者如此其艱用之人者如此其褻吾所不解

又

古人云有一語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鑒戒今之爲淫書者豈止一語一事豈止傷天地之和折終身之福漫然爲之全不知警哀哉

侯元泓研德嘉定人

與友人論詩書

詩之爲用者聲也聲之所以用者情也豳風二南二雅三頌或出于婦人小夫衝口率意之作或出于元臣碩老諷諭賦述之言泳涘休明抒寫道德情盛而聲自叶焉遂登樂章歌薦朝廟此天下之眞聲也若夫情曼者其聲嘽情抗者其聲厲情危者其聲烈情豫者其聲揚是數者雖詭于和而情之所激皆足以鑠鏘律呂感動鬼神相鼠之詩其聲率山樞之詩其聲迫迫且率而仲尼不刪者爲其情眞也眞故不諱其微有激極而和之勢焉此亦聲之亞也六季三唐刻鏤組繪南北二宗披猖率野聲情交叶什無二三

何大復常謂唐初四子音節可謳子美調失流轉予初韙之然究其所撰明月篇聲浮于情學者從是矯宋元之過相與規步音響趨摹格調而天下之情隱者亦大復爲之戎首也數十年以來聲盛者情僞情眞者聲俗兩家之說戛然不入而其不諧眞樂則同終成其兩僞而已矣

林宏衍得山侯官人退耕堂集

與就園

詩以道性情三百篇皆情也如江漢汝墳尤情之至者若緣情綺靡必至無情矣大作皆現前本色語實不經人道實無人道得半字而又字字入情字字合法此所以難也薄醉長齋家自度兒輩自了漢應當此一喝笑笑

宮偉鏐紫元泰州人春雨草堂集

與黃維章

得五果卷飄然作茹芝商山之想卷字盈千窺其神思殊不厭觀縷再呈一卷求書舒元輿桃源書記並加跋語留爲異時佳話

張纘孫宗緒錢塘人志孟編

正同學書

近來文字之禍百怪俱興往往創爲荒唐詭僻之事附以淫亂穢褻之詞謂爲藝苑雄談風流佳話甚之

曲筆寫生。規模逼肖。俾觀者魂搖色奪。毀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俗披靡者多。彼見當世之所謂文人才士。已儼然筆之爲書。昭示天下。如此則閨房兒女。敗檢越閑。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天良一綫。或猶惴惴乎畏鬼畏人。至此則恣肆無忌。公然心雄膽潑矣。若夫不讀詩書。未嫻禮法。以暨黃童紅女。幼弱無知。血氣未定。一讀此等詞說。必致鑿破混沌。邪慾橫生。拋棄軀命。毀蔑倫彝。小則滅身。大且滅家。嗚呼。興言至此。稍有人心者。能無不寒而慄哉。且人心之禍。釀爲風俗之壞。積爲兵戈盜賊水火災厲。其應如響。讀書者可按牒而稽也。我輩夙愆難消。多致有才無福。時時以忠良正直爲心。事事以利人濟物爲主。尙恐功不勝過。得罪衾影。觸忤鬼神。奈何取聖賢經傳之字畫。譜妖魍淫祟之聲容。其爲侮慢褻瀆。不且萬倍于狠藉覆瓿者乎。禍天下而壞人心。竊恐千刼難悔。可不痛哉。可不懼哉。

王仕雲望如歙縣人家江寧四辰堂稿

與羅星子

文章聲氣。皆伏戈矛。見道未深。責人太甚。皆是病根未斷處。我輩風雨雞鳴。政須時時提醒。

與高康生

弟見聞謏謾。蕞曷知。北望泰岱。未陟其山。南睇滄渤。未陟其涘。睨鹿毛之非元。詎胡眼之化碧。然而嚶嚶學嚮。宵夙有懷。頎然而長。每托夢寐。況夫見班識蔚。望氣知銛。桃岸盧碕。差云咫尺。無煩問祝者乎。鴻

文一卷。寶色陸離。崑玉之膏。湯湯沸沸。崑崗之燄。熊熊魂魂。至乃破儵忽之支離。固混沌之扃戶。藏鬱于畛坎根于元殆于凝雪漱風千古不落。足使見者玉樓起粟。銀海生花。而狂瞽如弟。謬爲弁首。譬彼小鼠墜泥佛頭。多見其不知量矣。

與某

直以行已不過失官。曲以從人。乃至失性。此兩失者。宜何居焉。僕奉家大人之教。有素。頗知所自處。足下勿過爲我慮也。

宗　灝開先。與化人。江都籍。

與黃與權老伯

當晤公郎。時神色黯淡。言及長征。措語索莫。心實憂之。忽傳京口之信。再得顧老之書。玉樓作賦。確爲挽青烏而上矣。幾年得一同調。百歲得幾知心。熱血灑人。明眼照世。乾坤大事。欲藉匡扶。吾道因緣。悉資維屬。一旦溘焉長逝。傷心刺骨。痛何可言。竊謂天道至今日。眞不可問矣。望老伯奪愛以理。以數勉爲解息。侄輩後起。何辭于責。息壤之言在耳。所以報圯孺吾兄者。從今日始。

王　琯玉吼。江寧人。

與紀伯紫

琯去秋之後。愈覺憔悴。義命自安。亦已久矣。然有不能安者。孤鴈飄零于雲表。窮猿躑躅于木末。槁壤之

蚓稻粱之鳥皆得而竊笑之嗟乎伯紫天下許大何處容吾雙屐吾且逝矣

鍾文明蟠菴祥符人

與閔伯宗

人生受命付才有如揑土爲瓷瓶罌杯杓各有分數設杯杓而求納瓶罌之水不待智者笑之矣獨有保持謹守不自撲滅則一耳若足下者高山大澤爲用無涯弟且不得而摹擬之敢窮其底奧耶

葛一龍震甫洞庭人

與鄒滿字

昨奉候不及見見佳畫喜而欲狂乃登閣開窗盤桓徙倚指天南霄色如君州窖紅紫閃爍炙人比之與盡返者所得不既多乎伯紫兄扇頒教才情如此千古少年自不可及況今之翩翩得意者耶心定作報惟恐老年才盡無能爲耳爲我致意把臂入林當有一日

又

今日種竹值此好雨此君有福福及主人大快大快但晴時須灑水葉上如此數日葉葉皆青色不變矣大作妙甚雨如此正好弄筆不得侍爲弟子奈何

失名

與東鄉令同年孫養沖孫公滁州人

江上釣磯。拭之如鏡。日夕引領笙鶴。一問醉翁起居。而年丈廉鑒所在。雞黍不遑。使我停雲之思轉深。年丈豹文久蔚。鵠儀一舉。小鮮美錦。景行式在。望古遙集。實惟斯人。匡山嵯峨。蠡水揚波。是其不言。而樹無字之碣矣。如僕退逐衡門。魚魚鹿鹿。文冕蛾眉。則微尚弗屑。桔槔行汲。又力所不任。假令蠹魚無脈望之期。則蝸涎鮮自濡之策。非藉雲中泰豆。六轡兩驂。恐逐日蚩氓。不復有循匪憩影之處耳。玉茗湯先生詞壇尊宿。三齊五金。咸出其冶。計年丈自公之暇。造膝定殷。塵尾餘屑。雙魚之腹。甚可貯也。拜垂一字。是在蹇修。使弟他時曳裾懷刺。不爲生客。齒牙之惠。過承筐矣。惟年丈念之。

尤　侗子展吳縣人。西堂雜俎。

遺亡友湯卿謀書

弟別兄七年矣。一日不見。采蕭猶嘆其久。況死生契闊哉。然思兄而不見。見阿雄如見兄焉。今阿雄又歿矣。弟永無見兄之日矣。悲哉悲哉。論者輒云。天道無知。伯道無兒。弟不謂然。天蓋以忌才爲道耳。既能殺才人。必能殺才人之婦。豈不能殺才人之子。覆巢之下。必無完卵。老蒼毒手。和盤托出。非假夢夢也。所不可解者。鴛鴦雙打。蘭蕙齊焚。孩抱中物。何不幷束一棺。使父子夫婦同登鬼錄。方見斬草除根之計。而又片時懞懂。漏網七年耶。然正多此七年。襁褓者能行矣。呱泣者能言矣。髮漸長。目漸識之。無手漸解塗抹矣。白頭老母。且喜弄孫。總角故人。亦欣得壻。乃于千絲萬縷。纏綿繫戀之中。一刀割絕。痛入心脾。七年之淚。枯而復生。七年之腸。續而復斷。此弟前生三峽未了哀緣。重現此銷魂迸血之報。始知造化小兒。天資

刻薄。顚倒世人。其忌才之心。發之益遲。受之益慘矣。獨怪兄之靈心慧業。非侍書天上。卽修文地下。何不稍示神通。冥加庇護。顧容閻羅老子。輕勾眷屬。何其蔥耶。豈以劉安雞犬。盡室登仙。不欲令兒子墮五濁界中。抑夜臺寂寞。有歸來望思之悲。攜回膝下。作大家團欒頭也。聞阿雄病革時。兒啼曰。母在此。又驚曰。有衣冠而髮者呼兒去。然阿雄八月而孤。未識母也。彼衣冠而髮者。其兄也耶。彼時父母之靈來。兒之靈去。忽然相遇。氣血感動。不覺呼出。有天焉。而非人爲之也。果爾則兄之呼兒去。似矣。而弟竊謂此祗犢之愛耳。庭堅忽諸。若敖餒而毋乃鬨于大義乎。弟每過兄家。必見阿雄。客秋從長安歸。阿雄出揖。見其蕭然頭角。宛有父風。喜不自勝。一旦相奪。如喪重寶。中夜徬徨。憤恨塡臆。故以前說歸怨於天。以後說致咎于兄也。兄得毋哂爲呵壁故態耶。弟年來窮愁益甚。一意學佛。但若無入手處。宿德有云。割愛第一。今哭阿雄。愛心大動。又增修持一病。然過此以往。水流花落。總不相關矣。所極不忘者。野屋雙棺。佳城未築。然筮城龜市。自有定數。兄勿爲恨。他日生芻一束。重哭兄於白楊青草中。生別死離。乃爲究竟。則信矣。弟永無見兄之日也。幷求見其如兄者。不可得也。可奈何。可奈若何。

上沈旭輪師

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極汪洋之觀。如危峰絕壑。穿倚河漢。徑路俱絕。如空山月明。遙天鶴唳。清曠無塵。如蒲團入定。爐烟細裊。能資人靜悟。如鐵騎疾馳。笳鼓競作。時增悲壯。如疎簾午風。雅琴徐撫。有和平之樂。此吾師三十篇之概也。願與世人共識廬山面目。勿云後遂無問津者。

與周星曙

虞長孺曰天地一梨園也今日正第一齣拍扳門槌大家厮混耳但腳色全副丑淨說白一味打諢殊耐不得設使禰衡打鼓桓伊彈箏馬融吹笛王維搦琵琶大蘇唱大江東柳七歌楊柳外自成韵事

與友

人固不可無年亦不可無婆假使馮唐顏駟作白頭吟何如隴西公子挽角荷衣賦高軒過左太沖名重三都羣嫗一睡未免委頓終不若潘安仁挾彈洛陽女郎縈繞載果滿車也紫韜一身而幷二美文心既麗襟情之咏復爾清新豈非天生異寶爲江東獨秀耶

與友

士君子世亂家貧出無左右之援居無升斗之儲會從屠酤兒游貴且快意安能對燠糟板摺齷齪嗫嚅之輩尋章摘句數米量鹽在小兒女子手中乞活哉

謝人餽藥書

僕風月膏肓烟花痼疾同馬卿之消渴比盧子之幽憂忽啓雙魚如逢扁鵲贈之芍藥投我木瓜紫蘇與白芷同香黃蘗共紅花相映雖云小草卽是大丹月宮桂樹竊自姮娥台洞桃花採從仙女一杯池水堪資丈室之談半匕神樓頓醒鈞天之夢肺腑能語羊叔子豈有酲人耳目發皇楚太子無勞謝客

與友

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吾不知佳趣竟安在哉。雁裘質矣。何有狐貂。魚釜空矣。何有羊羔。昔人詩云。風力欲冰酒。霜威能折綿。今也無酒可冰。無綿可折。悲哉悲哉。何以卒歲。

來集之元成蕭山人。南行偶筆。

與呂範伯韓重生同年癸未。

公廨之後。荒園一區。約及十畝。蔓草滋露。亂畦吟風。家僮數人。僅飽淡飯。無他幹事。命各執耰耡以習勞。其筋骨。運桔槔以動盪其機智。未嘗帶根而移芍藥。亦未嘗辟麝以護牡丹。但以秋菘冬芥爲主。凡薑韭茄瓜虎瓜羊眼之類。栽補焉。依期佈種。依期收刈。暇則叉手巡行。見螳螂之攫食。聽螻蟈之長謠。火斑蝥若農夫之恨田鼠。除蟥螬如漁人之惡澤蛇。扶弱去侵。滋乾候熟。青映廚頭。香生鍋底。或鮮或醃。或蒸或曬。咸有其方。庖丁鼓刀而進。則有傳語本官。今日斷屠之善謔。佳賓枵腹而俟。則有爛蒸去毛。莫拗折項之丁寧。味其旨好。分餉寮佐。偶有贏餘。犒及輿皁。甕簋充溢。園史公當大有之書。澗藻克修。小爾雅收風人之句。三飧之饘粥有恃。五味之調劑得宜。詩腸能瘦。非食肉可肥。士俗難醫。以菜根而療。雖萬錢下箸。五侯合鯖。未見其飽。而我饑。雖盤飧置壁。魚羹置錦。未見其飽。而我不足也。故人視我。其享受不亦侈哉。

胡宗仁彭澤長。白江寧人。知載齋集。

與鍾伯敬

公詢寒門諸子弟敬以名字相聞弟宗信字可復以字行世所稱雪村者名宗智耀昆起昆僕之子玉昆士昆雪村子也皆學畫華門畫掩茗椀爐香閒閣筆盈案妄擬堆笏滿床昔人一門五貴七葉蟬聯想如是耶公聞之得毋噴飯

胡玉昆元潤江寧人

與櫟園

抱痾伏枕幾至不起遠勤下問銜佩殊至兼辱詩卷朋樽之惠展帙長哦啓甕浮白不知秋風吹墮白日

唐際仲午江寧人

與王鍾淑書

凡百可忍惟閒難耐索居顧影戚戚寡懽安得立千尺峯頭右當廣莫之風左攬滄溟之日呼吸而通帝座被髮而下大荒一吐胸中幽憤不則與二三知己聚顏一室酒酣耳熱博得一場嬉笑怒罵愁銷寂破猶勝坐困一室咄咄書空也

與徐聞復書

天外毛羽復入樊籠長夏如年惟閒難耐日閒日病日病日貧病較崔肥貧輸丐富每一與懷徒鬱鬱耳

張明弼金壇人芝全集

候蔣八公座主

一行作吏。情出儷勉。習驥厲駑。既非所任。矯心飾貌。又違所安。以是中寐懷驚。方餐憧慮。私念我輩。卽不能赤羽白旗。振武安之瓦。長弩遠繳。射聊城之書。猶當追隨法師。汎濫七經。誅討羣緯。灑唾則金石之音著。落墨則山川之氣動。何乃跼蹐荒郵。匍伏末階。作書則蠅棲紙上。吐言則簸咳席端。寧不負此鬚眉耶。

李昌祚文孫。漢陽人。眞山人前集。

與易曦侯甲戌冬

俗儒初受句讀。蒙率成習。躭于苟安。希章句訓詁之華。足以欺世而炫鬻。積之二三十年。塵土數斛。墳築胸臆。當其握筆申楮。割襞舊所揣摩強記之陳言。幸一當。以免勤勞。譬則書卷其傀儡也。吾鋪績而用之。陳設于前。以誘人喜。似提掇其線者。卽運動儼然似人。然而皆木偶也。直戲之耳。此豈學道輔經籍。大丈夫之所爲哉。

彭而述子錢。禹峯。鄧州籍。新喻人。

與就園

爲人謀而不忠乎。曾子每日一省。爲君謀而不忠。宰官一世不一省。古視人如君。今人視君不如人。做官一生不及曾子一日。只筭斗筲俸。深博吾先師一噫字考語而已。噫字可作謚否。年翁幸有以教我。

與某

語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鴞。言沖霄之舉耳。若夫鴞也羽鎩毛弊。盤窳林莽。卽一鴟鴞。噪而啄之矣。里閈卑

俗本無知識成敗論人宜其姍笑兄但儲養毛羽此不足較也

丁　遂　霽懷江浦人

示兒

凡故者有夙因薄故舊者其人不長是以聖人重故

又

人身如樹這一點慈愛之心便是根荄由本及末由幹達枝總是這一個生意偏枯者不仁傷殘者立槁

夏　華　岳孝感人時爲陳州守

與蔣養菴父母

兩雛初謁臺端歸即馳書不佞鼎曰蔣明府嶽峙淵清謖謖勁松下風鼐曰浴日涵天汪汪萬頃波眞父母父母云不佞讀已舉手加額吾梓里何幸有此父母又爽然自失不佞亦父母乎人者安得子弟見之而愛愛之而敬若斯耶祇自照而自慚耳德性賦于天定涵養係于功深不佞俱闕然何足以方時賢長者哉

吳　第曰庸晉江人

竟陵署中以詩代家書寄弟

不久成歸耳聊先報數行眞看衰相見肯爲熱官忙酒可留新釀花須蓄晚香西園松竹下早設竹方床

沈光裕仲連.種蓮.宛平人.

與友

前人著剪燈餘話.遂以此妨瞽宗之祀.一朝臣于公會處出此書.亦爲物類所鄙.此不過唐小說之流.而識者猶惜閑檢如此.今書肆邪刻.有百倍于畫眉者.其跡近于兒戲.其見存于射利.其罪中于人心士習.禍且不可言.唐臣狄梁公奏毀天下淫祠.當世偉之.至今猶令人聞風興起.然淫祠之害.及于愚氓.淫書之害.淪于賢智.吾不知輔世長民者.作何處是.

與友

凡著書如小品.及教後學.獨得自喜者.不妨略用圈點.以標新意.若經制大編.以呈君相.質師友.傳之天下萬世者.一用圈點.便成私書.轉瞬異同蜂起.如李卓吾陳明卿.皆不能免.近日尤爲濫觴.可爲著書家一大戒也.至施于自作詩文.尤爲不可.昔言三分詩.七分讀.以爲笑謔.若無一分可觀.而加十分圈點.謬亦甚矣.

吳宗信冠五.休寧人.屯溪集.

與樑園

得定山先生詩.不及待歸.輒于道上讀之.驢背上歡喜欲墮.

又

宋人亦以十九日爲重陽。偶得花寒今十日酒冷古重陽句。先生和之。

又

南中風氣甜美。易使人無骨。公郎趁少年宜早歸北地。以太行千仞。堅其柔脆。吾家黃山。而意致每只在黃沙白草間。

與周雪客

趙夢白先生作齊人文云。勵名行者不以飲食爲細。畏清議者不以妻子爲愚。二語不知提醒多少醉夢人。我輩爲八股不能開導人心。扶翼世道。雖豔如花。熱如火。祇堪覆瓿耳。

吳　晉介兹。江寧人

復汪舟次

讀吳塋人詩。想見此老彳亍東淘。空墻落日。攢眉索句。路人作鬼聲。唧唧揶揄時。昔宋登春見謝榛詩。唾曰。何乃津津諛貴丐活。展此老詩竟卷。如入冰雪害中。使人冷畏。

與林鐵崖先生

作客山陰道上。遂復數月。念先生去住。至今猶未定。但覺于巖競愁萬壑爭泯。

與林茂之前輩

先生以望九之年。猶燈下書蠅頭字。行數十里。不仗扶老。所謂不神不仙。以著作結爲大年者。

與周園客

櫟園先生謂金聖嘆評書三四種。總是一枝筆。此語惜聖嘆不及聞。盲人無識。尙欲爭學。此一枝筆。豈不可嗤。僕又常聞前人論賁。運筆專主中鋒。石何老人曰。八面鋒一齊都來。尙了不得。如何說中鋒。此可爲文章法。願與園客共參之。

魏學淨子敬嘉善人。茅簷集。

答唐宜之

先生信道眞篤。如針就磁。如嬰戀乳。不復墮苦海。最可憐憫者弟耳。弟之好書。如世人好色。暫時割絕。到眼又被纏綿。今古文字。無一不足貪者。忙忙一生。未知何日恬寂。頃展憨山經解。及讀先生來教。意似躍躍欲亮矣。已預愁明日此時。不知光景何似。道念無根。眞堪悲泣。

周體觀伯恆遵化人。

答池州劉德輿修誌書

貴池不可以久闕志。茲屬勞于門下。志之幸也。今讀所裒集。備極旁蒐。良史之才。未之能過。竊謂閣下以世學之博。當父母之邦。雲物山川。不忍有所缺失。命意周至。訓辭典雅。其用心良厚。肰實遜於口口奪其急詳略之間也。田賦力役。官師食貨。重民事神。未免束于成法。而論說弗著。狃于時宜。而開成亦未之講也。自上下下。導之成風。自下上上。由之成俗。因而遞升遞降。隱然于革薄從忠之慮。宜在作者。至于人物

考備諸外典名實相賓天下之口係焉周官小史外史之遺也網羅未富其失也簡擇識未審其失也陿淹如江李諸君號稱恪史而於誌論則爲歉然亦可以審其故矣若夫以國門之懸通于研畝稗官之守比于家乘尼尼焉爲一時之書一人之筆矣知閣下爲一代巨手自爾卓然而區區之見尤願有以納之也

朱　徽遂初進賢人

與張修崖

金陵託處地邇芝蘭之室情深縞紵之歡瞻想風期卓然千古矣別後道路紆徐季夏之望始抵荆門長安塵土重以山居既久野性難馴豐草長林徒深麋鹿之戀釣天廣奏其奈鶺鴒之悲秋風蓴鱸時期與素心人數晨夕也

魏大中孔時嘉善人藏密齋集

答吳生白

富貴利達萃于長安東西南北之人竭知畢口寒于是暑于是風兩晦冥于是而台臺以一介□□爲徵累其生平之恬世安得此長者之言而誦之不肖所以愈心折而不能自已也觀天之道厚祿每與厚德相配如名山覽勝優游歲月橫看成嶺側看成峯景過臥思尚有餘味苟非然者如登浮屠躡級而上悸急喘乏已覺困頓一霎及頂眼界雖寬實無餘地亦可以駐足疾趨而下勢所必然履上星辰坐□□□

以此易天下可矣。不肖薄德。又弗論也。

答方孩未

蒔名花者。偵其蓓。見其且蕾且放也。日幾幾焉。且沽某酒。且觴某客。而盲風妬雨。夜半陡作。瓣瓣沾泥矣。盲者妬者。不知夫開者之光景原無多也。□□過從俯仰欷歔。宛然在目。弟豈意至今日耶。則□□□去已晚矣。

答王中訒中訒名永吉。無錫人。

忠愍慕祠之舉。功在千百世之人心作成。人心于不識不知中。嘿嘿有所興起。此濟世第一義也。錫山復出一名儒。國家復得一正人。

答游肩生

去小人。正如拂塵。旋拂旋有。獨太陽當空。塵不爲害。狂颱捲地。而舉扇障之。則何益矣。台臺所以屬意於正法眼也。乖崖熱心救火。而忮者且以爲乖崖罪。耽耽者又將執乖崖爲世之爲乖崖分疏者罪。怒濤怪浪。立海滔天。以迄今日。而猶滯于荒涼寂寞之中。每一念及。不勝咄咄之詫。反以長安珠桂廛慮。不已細乎。

付淨兒

富貴之途。君子小人之所共處也。富貴膏肓。亦君子小人之所同病。直己而對小人猶易。曲意以調君子

正難。我不乃易人之所難。難人之所易耶。拂衣之志逾堅。第俛入俛出。恐不成爲出處。直須時止則止。

答蕭元恆

朝端每爲一二倡邪說而有欲者所壞。其人豈非庠序間所稱能文章之士耶。標新競爽。而好用其心于雕跂仄阨之場。戛戛乎纖薄谿刻是務。安得不詭于正。然則其軋茁者。其所以囂競者也。士之束書不觀。而荒于嬉者。害止其身。其能文章者。害乃在天下國家。衡文者日閱數十百卷。皆束書不觀。而荒于嬉者之文。得一二標新競爽之文。安得不亟賞之。而亟拔之。孰知其貽害于天下國家者。竟斯人也。南國□□爭騖于文。而特重知言者。以司文章之命。知必于新爽中。尤擇其不詭于正者。而後拔之。□□之立朝者。問□□□先生之門人。而造福□□□□宏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尺牘新鈔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輯者 周亮工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祥